

蘇波問題

蘇聯駐華大使館編譯處出版

1944

蘇 波 問 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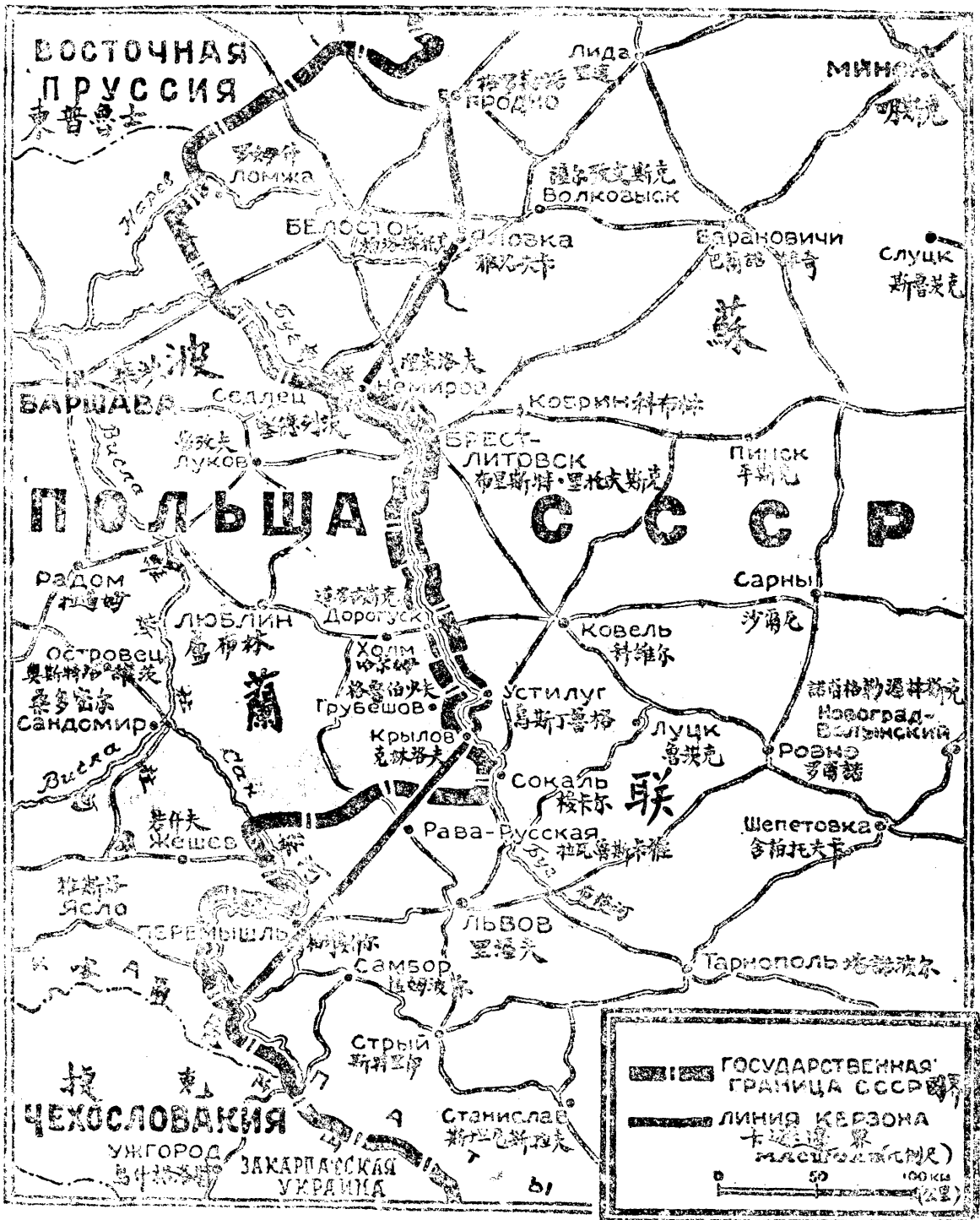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1499B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

~~1600909~~

卡 遜 邊 界 圖



蘇波問題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的蘇波關係

目 錄

- 一、波蘭——我們底鄰邦……………(一五)
- 二、波蘭流亡政府以虛偽的辭句掩蓋着的敵視行動……………(二七)
- 三、蘇波協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三五)
- 四、波蘭最高統帥部與波蘭最高總帥部之間的軍事協定……………(三六)
- 五、蘇波兩國政府關於友好互助的宣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三七)
- 六、塔斯社關於波蘭政府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言的聲明……………(三八)

- 七、蘇聯政府關於決定與波蘭政府斷絕外交的照會（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三九）
 - 八、斯大林同志答美國「紐約時報」及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問……………（四一）
 - 九、蘇外副委員長維辛斯基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在莫斯科對英美煤界代表報告煤礦破壞真相……………（四二）
 - 十、蘇聯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五一）
 - 十一、卡遜邊界（指南）（附卡遜邊界圖）……………（五三）
 - 十二、塔斯聲明——關於波蘭政府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宣言的聲明……………（五四）
 - 十三、特種委員會關於敵產並追究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丁森林槍殺波蘭戰俘軍官的公報（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五五）
 - 十四、蘇聯聲明對波態度……………（九六）
 - 十五、蘇波簽訂協定——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九七）
- 附 錄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告波蘭人民書……………（九九）

波蘭——我們底鄰邦

巴爾金斯克

波蘭過去是而且將來也定是蘇聯的隣邦，所以蘇聯社會人士不能不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現行戰爭完結之後復興起來的波蘭國家是我們怎樣的一個隣邦。它是否為一和平久安的國庫，抑或為我國西部邊疆安全及歐洲人民合作的惡毒的破壞者呢？當然，這對於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而且十分關切的問題。

蘇維埃政府自己方面想澈底地在堅固的善隣關係和相互尊嚴的基礎上建立蘇波的關係。這個願望其次地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蘇維埃政府的宣言中完全明確地表現出來了——不祇是表現，並由蘇維埃政府對解決與波蘭界問題時的寬大為懷的建議證實了。

但波蘭流亡政府及其黨羽則不愿與蘇聯建立善隣的關係。這些黨伙不管這種關係的建立首先是為了本波蘭的利益，為了歐洲愛好和平的民族堅固持久合作的共同利益，然總想盡一切方法反對蘇波親善關係的建立。

波蘭對外政策的前途，在最近一個時期外國報紙上廣泛地討論着。然而我們覺得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大部分意見，是很少估計到過去的經驗的。但如與不久以前的一切教訓離開，則對現行波蘭政策發展傾向所下的評價是無益的。最有用的是首先回想一下凡爾賽和約簽字後的波蘭，事實上我們怎樣的一個隣邦。

波蘭與我們第一次相見時是怎樣的一個鄰邦

盡人知之，在一世紀半以前，普魯士、奧地利與沙俄強佔瓜分了波蘭，使波蘭亡了國。在整個半個世紀之中，波蘭社會的進步份子進行着復興波蘭國家獨立的鬥爭。但是在資本主義猛烈發展時期，波蘭的

紳士們却與蘇俄爭奪波蘭土地的所有統治權。這還嫌蘇俄地勢未着，已不再想到復興波蘭的獨立。在本世紀初葉，在屬於波蘭的主要一部分土地上，波蘭人民忍受了沙俄專制的壓迫，但波蘭志士們却蘇俄沒進行反對沙皇主義的鬥爭，恰恰相反，俯首於他的膝下並支援他以反對俄羅斯人民被壓迫大眾的反抗。當俄羅斯人民領導我們祖國的一切民族排去了沙皇主義的壓迫，完成了偉大十月革命，把我們國家變為蘇維埃國家，要為解放民族的兄弟聯合，那時波蘭紳士們立刻就投到我們祖國的死敵方面。

但當蘇俄，這並不妨礙我們認識在俄國的蘇維埃革命，是波蘭恢復獨立國家的最重要的前提。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就宣佈了俄羅斯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結束前就在它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法令中廢除了沙俄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並承認波蘭人民有「獨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權利」。

這個宣言，實為波蘭復興國家獨立的奠基石。在那個時候，波蘭國家還未成立。波蘭被德軍佔領着。祇有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最後敗北之後，德國佔領軍當局所任命的波蘭「攝政會議」才將波蘭領袖畢爾蘇斯基，彼者於戰時領導着加入奧德軍隊的波蘭兵團。我們指出，畢爾蘇斯基及畢爾蘇斯基派為德奧總參謀部服務之際，即完全滿意德帝國主義者關於「復興波蘭」，而使波蘭成為德國保護國的計畫，其版圖是劃入沙俄帝國的前波蘭國的各省。當然，此外不僅沒談到德帝國主義想搶到它手中的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土地，而且也沒談到波蘭，加以西亞連阿克拉克，這些一定是留在德國及奧國的區域之內。德帝國主義失敗之後，畢爾蘇斯基派忘記了他過去的「謊言」而表現對別人領土的貪婪了……

最後，波蘭國家根據凡爾賽會議的決議形成（在一九一九年）。祇是到了一九二一年才通過了波蘭的憲法。

凡爾賽會議之後，畢爾蘇斯基立刻與法帝國主義談判，開始準備反對我國的戰爭了。蘇維埃政府

開始與波蘭談判以防止戰爭。但波蘭政府不欲談判保持和平。它想戰爭。爲什麼呢？是這戰爭對建立獨立的波蘭和保證它的安全是必要的嗎？當然不是。這倒，甚而畢爾蘇斯基也不敢肯定。但他爲實現波蘭大強國計劃而渴望戰爭，企圖把蘇維埃烏克蘭直到敖德薩的整個南岸以及蘇維埃白俄羅斯奪去，同時援助白軍將軍佛爾哥爾擊潰紅軍，推翻波蘭紳士們所仇恨的我國的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〇年春，波蘭開始了戰爭。他們底軍隊侵入了蘇維埃烏克蘭的境內並攻克基輔。但一個月之後，蘇軍便把基輔解放，其後並由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逐退了甘冒不韙的波蘭強盜，把他們一直追到羅夫門前，而在波蘭本國，則直趨華沙。祇是比洛茨基及其黨徒在當年紅軍統帥部的有害行動，才打破了我軍的勝利，壓迫他們退却。當時我軍準備新的反攻，波蘭因爲無力繼續戰爭，才被迫同意締結和約，讓出了他強佔去的大部分的土地。但蘇維埃國家也因爲多年作戰和經濟破壞的結果而非常薄弱，但在前線上與我國其他敵人鬥爭的情形則是堅強的。在這種局面下，關心馬上結束戰爭的蘇維埃政府，便不得不對波蘭強盜作重大的讓步。蘇維埃政府關於在東加里西亞實行民主公民投票的建議被波蘭否決，同時蘇維埃共和國受猶修約的拘束，而根據這項修約，烏克蘭西部及白俄羅斯爲波蘭所佔領（一九二一年聖加條約）。因此波蘭不願行一九一九年聯合國最高會議所指的作爲波蘭東部邊界的所謂「卡廷界綫」的決議，根據這個決議，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爲蘇聯領土之一部。一九二〇年秋，波蘭又搶去了立陶宛的京都維爾諾以及維爾諾區。

也不是秘密的，在準備進行反對蘇俄的戰爭當中，站在波蘭背後的是協約國的政府，它們自一九一八年起追隨德帝國主義者組織了武裝干涉以圖推翻蘇維埃政府並瓜分我國。這些列強以波蘭紳士們爲代表找到了他們的奴僕衛星，準備不問任何冒險去進行反對蘇俄的鬥爭。畢爾蘇斯基及畢爾蘇斯基派以空前的有組織的舉行事手段發揮了地主主人，把對於德帝國主義的效忠轉而效忠於法國帝國主義者。在波蘭紳士的這種冒險主義中，表現了波蘭統治階級復興奧古來大強國的活動。西方帝國主義者，祇要給他們

當波蘭東指去，他們便奮勇地奔赴基輔之路——大「勝利」之路……

誠然，波蘭大人先生們這不能完全實現他們底編造計劃，但最在波蘭建國時期在凡爾賽所給波蘭新政府的任務——充當帝國主義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破壞的任務——在二十一年之中，却印到了他波蘭國家的政策方面。大家都知道，波蘭可成爲一和平的國家，如是在凡爾賽給予了它以波蘭人民種界綽的領土而堅決對他說：這就是你們的國家——如保你與和平生存，却你的安全與獨立是有保證的，如果你要破壞國家的安全，那你必返問自責。可是波蘭的帝國主義者則完全相反的，是另一套話。人們向他們耳語說：波蘭國家已說稱爲「西方反對東方的殺機」，在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中以及在我國邊疆附近建立「交通阻隔線」時起着領袖的作用了。這個就足夠刺激波蘭紳士階級有的那不多的理智了。畢爾蘇斯基及畢爾蘇斯基派熾熱的想一個建立新強國「列奇·波斯波里特」的侵略計劃，冒險的「由海到海」即是說由波羅的海到黑海，而且到裏海……

統治國被這幻想的不可收拾的奇幻想念，是任何一國的很大的不幸。自然，這對於他底隣國，也是一個可疑的災禍……

可待的商業政策

在反對蘇維埃的戰爭失敗之後，波蘭的統治者即想如何從事國內經濟生活的整理。應當是與其它國家建立商務關係。但如放棄一下他們對蘇聯採取着什麼商業政策，那我們就可感到，他們是企圖利用飛旋標的，雖然對這個飛旋標時刻予以理頭痛癢。

非常明顯地，不是我們需要與波蘭通商，而是波蘭需要與我們通商。但波蘭的統治者不允許對波蘭工業有益的两國正常商品交換的發展。他們祇想趁機可能地不用任何代價中取利。

波蘭工業的主要部門供給於德人的原料。這些原料，波蘭可量地由蘇聯取得——從前的波蘭王

國主要由俄國取得。波蘭的冶金工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廣泛利用了克里伏伊羅格的上等鐵及頓內夫的焦炭。但因為凡爾賽條約過後的波蘭由蘇聯入口的鐵不足道，因此波蘭鋼鐵的生產，就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降低了許多。

波蘭經濟學家波里格維奇在「工商」雜誌（一九二六年第六期）埋怨說：波蘭最缺乏的蘇維埃的鐵與煤，它的出口，却主要的輸出到西方，越過了疆界最近的波蘭了。「這恨的是——偷竊者——」俄國生產之所以很少的輸入波蘭，其過處是在於波蘭的工業。最大的好處是利用波蘭鐵礦與俄國上等鋼混合製造，可能建立我國工業正常的發展基礎」。但這種呼籲，在波蘭仍為一種空喊。

前波蘭王國的紡織業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製造出一一五（千）噸棉紗，拋紗及入口的棉紗，這些原料的一多半由俄國得到。但在凡爾賽和約之後的波蘭，儘管將新的紡織業中心（伯爾斯克、巴拉及伯洛斯拉克）併入，紡織原料的消費還是銳落，比如在一九三二年，波蘭祇輸入上述入口原料的五四（千）噸。棉花幾乎都由遠方的國家（美國、埃及、英屬印度及巴西）輸入。

比由蘇聯輸入原料更為重要的，是波蘭底工業需要蘇聯的市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姆波洛夫斯基盆地的煤不僅保證了前波蘭王國的需要，而且還出口到烏克蘭右岸的市場，白俄羅斯、立陶瓦、萊多維亞及愛沙尼亞。凡爾賽和約之後的波蘭因有三個煤田（這姆波洛夫斯基，克拉科及上西里西亞），急需要煤的輸出。但蘇維埃市場，因波蘭及蘇聯政策而把波蘭煤炭禁止，這實是它煤產低落的原因之一。波蘭的鋅鐵工業也是同一種情形，其生產祇有一小部分在國內市場上找到了銷路。

前波蘭王國的紡織工業，約輸出其生產品的百分之六十到俄國去；毛織工業則更依賴着俄國的市場。但凡爾賽和約後的波蘭，由於拒絕了與蘇聯的自然的商品交換，於是對於它自己的棉織品在波蘭的國外市場上遇到了大的而且益增多的困難。在一九二八年波蘭輸出九（千）噸棉織品，價值七〇（百萬）波幣，但在一九三八年——祇五千噸，價值二三（百萬）波幣。結果生產慘落。

波蘭與蘇聯的全部商品流通在一九三八年祇約佔波蘭整個對外商品流通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就總數字看，它比小國立陶宛與蘇聯的商品流通還要少，比那些國家如比利時荷蘭和我們國家的商品流通要少些少倍。

這樣提出問題是合適的：難道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情形能認為是正常的嗎？

譬如我們說，加拿大與墨西哥突然對美國採取了這種奇怪的商業政策，而其結果它便與美國的商業減到了它對外貿易總流通額的百分之五十了，那麼美國人應該說什麼呢？對的，美國人宣稱這種商業政策為商戰，當然，他們是說對正確的。

不用多說，自然，偉大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是不會因波蘭重絕與波蘭的自然的商品交換而吃虧的。但波蘭却將嚴義地吃了這筆虧。它底反蘇的商業政策，實它經常衰落以及它國內經濟悲觀失結的原因之一。這是波蘭大人先生們高傲的自殺的表現。

紳士的波蘭與什麼樣的國家建立了最密切的經濟關係呢？與德國。甚至波蘭之間經過多年的關稅爭議之後，在一九三八年由德人日到波蘭的，還比英國或美國的入口多百分之多，比蘇聯的多十倍。波蘭對德國的出口，佔波蘭總出口額二四%多，英國一八·二%，美國五·三，蘇聯〇·一%。這是很奇特別。波蘭在經濟上依賴於德國，但後者則就其經濟的機構祇能剝削，但不能對它的經濟發展予以任何的援助。

此外，德國資本在波蘭工業中，把重要的陣線握在自己手中，建設也投入了法、美、比、英很大的資本。結果，除紡織業而外，波蘭工業的一切主要部門都主要地是操在外國資本的手中。波蘭紳士把自己國家的全部經濟基礎都出賣和抵押了。波蘭經濟政治的獨立感是一句謊話。

對烏克蘭人民及白羅斯人民非人之待遇

依據蘇維埃政府的要求在里加和平條約之中，規定了居住在波蘭佔領的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那些地區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特定的權利。當然，如波蘭統治者欲與蘇聯建立友邦關係的話，他們便可誠心遵守少數民族這些權利——他們很清楚知道蘇維埃人民決非對我們同一血統的住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弟兄們的命運完全不關心。但波蘭並未履行里加條約中對他所議定的義務。

里加條約第七條規定：

「波蘭對住在波蘭的俄羅斯的，烏克蘭的及白俄羅斯民族的人們，應根據民族的平等給他以一切權利，保證文化，語言的自由發展及舉行政教儀式之權」。

其次，在這一條中規定：

「住在波蘭的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民族的人們，在國內立法範圍中有權培植他的本國言辭，組織與扶助他底學校，發展他的文化並以此為目的組織結社」。

在波蘭成立的最初兩年，波蘭在其若干國際條例方面担负了對少數民族的義務。凡爾賽和約第九三條着波蘭負責保證它領土之內少數民族與波蘭人享有同等權利。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的特別條約，由波蘭與協約國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字。根據這個條約，少數民族必須與統治民族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担任國家職務的同等權利；保障他們在社會機關等等當中有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最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盟國最高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中指出：「波蘭承認，東加里西里的人種條件，對其所要求的自治。但這都是紙上的空談。波蘭竟胆敢破壞它對少數民族的義務。」

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屢次向波蘭政府指出對里加條約第十條的嚴重的破壞。比如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的蘇維埃照會中說：

「要提出對少數民族的各種橫暴及嘲弄的完全的單子來，並非不可能的。這些嘲弄橫暴的大部分事

實，由於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的怨等負重，對外國輿論淹沒痕跡了。在白俄羅斯邊疆及東加里西亞盛行着可怕的警察恐怖的氣氛，在這些州區的人民中充滿了恐怖，而且橫暴與壓迫不僅不沉靜下去，反之，採取着正常的大規模的性質。」

波蘭統治者使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遭受着最惡劣的一種半封建的性質的殖民地的奴役。誰都知道，在這些領土上，基本的人民——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農民——處在波蘭地主難以忍受的壓迫之下。農民受着劇烈的土地饑荒的痛苦，而領有大莊園的地主把他們弄到奴役。在整個西烏克蘭，祇有百分之二——三的土地在基本的農民大眾——貧農與中農——手中，其他的土地屬於地主及波蘭的軍事移民——有幾十萬公噸最肥沃的土地分給他們。在西白俄羅斯，一〇二七個波蘭地主便操縱了全部土地的六七·六%，其中最大的一個地主，前普魯士軍官雅努什，拉德司威爾侯爵（曾任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有土地在七二〇（千）公頃以上。其他地主如波托茨伯爵有土地五五〇（千）公頃以上。

這少數的大地主殘酷地剝削了千百萬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農民和僱農，保存着半封建的剝削形式及人身的依賴（強迫勞動及自然的償付）。在西烏克蘭的許多區域之中，農民爲了使用牧場，森林及負債的關係等必須於收割時在地主的莊園上工作十五天到五十天。債務及稅務（各種各式的捐稅重多至一百種）日益增多地無法担負。農民不能購買鹽、茶、煤油、煤、烟草、糧食也不足。他們的孩子們被衣襤褸，成千人因飢餓而死。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工人同樣過着極端貧困和不平等的的生活。

波蘭當局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摧殘民族文化的一切發展，經常進行着反對民族學校的鬥爭。波蘭制度在西烏克蘭建立之際（在一九一九年），烏克蘭學校有三六二個，但廿年後祇剩下了一三五個了。

在西白俄羅斯，在波蘭佔領前共有五百多個白俄羅斯的學校，然不久就差不多都被消滅了。

甚至盡力企圖掩飾自己民族文化高壓政策的波蘭的官方統計，對學校方面也給了下面的數字。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教育年度，初等學校是：波蘭的——二八·三三七所；烏克蘭的——四九六所；白俄羅斯的——八所；中等學校是：波蘭的——七五六所，烏克蘭的——二三所，白俄羅斯——一個；高等學府：波蘭——廿四所，其它民族，則一個也沒有。這是在波蘭有八百萬烏克蘭人及三百萬白俄羅斯人的情形——用不勝驚異，在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區域之中，文盲的百分數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逐年增高。

殘酷的剝削及政治上的完全不平等，引起了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廣泛的不滿意。破產的農民拒絕繳租及還債。爲回答人民大衆日益高漲的不滿，波蘭當局採取了屠殺的手段（綏靖）。征剿隊調往幾百個鄉村中去，組織了對農民的成羣拷打、刑訊、吊打、以及槍決（不加審問）。曾經有兩年這種「綏靖」在七八百個鄉村中進行着。幾千百個和平的鄉村被波蘭警察焚燬。成批的逮捕及成批的判罪爲常見的現象（拘捕八十八、一百人、一百四十人等等）。在波蘭警備地監牢的監房中進行着難以筆寫的恐怖。

歐洲決沒有一個國家——除希特勒德國而外——像波蘭這樣慘無人道的對付它的少數民族。

由於主張的列強波蘭對非波蘭民族在國際聯盟管轄之下担任國際的義務，於是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們就屢屢向國際聯盟控告波蘭的統治者。當然，這些呼籲是無結果的。在國際聯盟中起領導作用的列強政府，對波蘭甘冒不韙的要求產生了，就非常隨便地拒絕了保護被壓迫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了。當德軍對波蘭公開詆毀國際聯盟之際，波蘭當局也非常胆大地決定執意孤行，拒絕履行它的國際義務。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波蘭著名船期的柏克外長在國際聯盟中宣佈拒絕進一步承認國際機關對波蘭少數民族間題干涉的權利。

這種無道理的民族政策，不難不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民衆當中引起了對波蘭壓迫者的正義的深仇大恨。在烏克蘭資產階級之中的畢爾蘇斯基的走卒們企圖壓迫抵抗的羣衆，但人民的騷亂還是不停止。在許多地方成立了農民自衛隊以抵抗波蘭征剿隊的剝伐。在澤爾尼發展出了游擊運動。

在一九三九年前就已很清楚，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被壓迫人民大眾即燃燒着一個愿望，利用最先的可能去由紳士波蘭離以忍受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並達到自己民族與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民基本民衆聯合的目的——與蘇維埃烏克蘭及蘇維埃白俄羅斯聯合。

決沒有一個客觀的觀察員允許在這方面有絲毫的懷疑。最後，當這個可能實現時，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便以盛大的喜悅與衷心加入了蘇維埃各民族親如手足的家庭了。

在希特勒德國航路中的波蘭對外政策

凡爾賽和約後波蘭的對外政策，時時是仇視蘇聯的。甚至蘇聯代表的生命，在波蘭也常受到危險（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蘇聯駐華沙公使伏伊放夫被刺，同年九月二日暗殺蘇聯駐波代表，一九二八年夏天暗殺蘇聯駐波蘭商務代表）。希特勒在德國當政之後，在這以前早已建立了自己法西斯制度的波蘭，便把自己的對外政策駛向法西斯德國的航路之中。從此時起，波蘭的對外政策，對蘇聯就更表現難以比擬的親了，不僅變爲對我國安全的經常威脅，而且也對歐洲其它的愛好和平的國家。

直至一九三三年，波蘭的對外政策主要的走跟隨法國，它與法國締結軍事同盟。在一九三四年，波蘭背叛了自己的盟國，轉而與德國取得親密的合作，與它締結了政治協定。那時在法蘇之間進行了締結東歐公約的談判。這個公約的目的，就在於利用互助的組織以保障參加該約的各國關於日益高漲的侵略進攻威脅時獲得安全。這個公約也可保障波蘭的安全。但波蘭與德國展開了暴烈的運動以反對這些要

七的拒絕而打破這個公約。

盡人皆知，一九三四年秋，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達到了組織集體安全及抵制侵略和防止戰爭的目的。德國與意大利濫起運動來反對國際聯盟以及集體安全的原則。但因當時他們已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了，於是他們便利用波蘭代表在這種國際組織中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從中破壞，以便打破任何一種足以妨礙侵略發展的創議。由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波蘭在國際聯盟就真正起了這種作用。波蘭外長柏克非常熱心地擔任了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國際聯盟中的全體代表的職務。

但波蘭代表柏克不誠是在日內瓦爲法西斯侵略者的利益而行事。他並且與匈牙利聯絡拉攏到希特勒反對捷克的陰謀中來。他到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以便拆散小協約國，從而削弱法國及捷克。他達到了恢復與解決波羅軍事條約的目的，以反對聯盟。他企圖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拉籠到反蘇集團中以受波蘭的領導。在整個的戰前四——五年之中，柏克在歐洲各國的京城都出過面，同時他在到處宣揚非抵抗侵略的福音，教唆反對蘇聯和平政策的鬥爭。無怪國際輿論界都尊他爲「希特勒的攪客」。

當然，這不是柏克個人的政策，而是波蘭對外政策的毀滅的路綫。波蘭的政策都是支持侵略者的圖畫計劃。關於這點，波蘭駐美大使波托茨克很公開說過，雖然還說的不透澈，他在與美國新聞記者談話時說，波蘭政府亟欲建立一個「由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國家集團」。「這個集團——他說——保護着德國的邊疆，並正視着蘇聯於希特勒進攻捷兩國之際不能予法國及捷克以援助」。

希特勒德國的強盜侵略性越是增尙，波蘭統治者則越表現它儘可能地完全利用環境以實現它強盜計劃的野心。這在一九三八年非常明白地表現了出來。波蘭統治者在慶祝德國征服奧地利（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之際，馬上就對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麼不來也逼迫隣國——誰都不敢反對德國侵略呀。最小的犧牲是先由小國立陶宛下手。德國滅亡奧國之後的第六天，波蘭政府也送交立陶宛一個最

後通牒。波蘭師團向立陶宛邊境開動；但蘇維埃政府馬上通知波蘭駐莫斯科大使說，它請波蘭不要訴之於武力，並於武裝進攻立陶宛時保留自由行動。祇有這個明明白白的宣言，才打回去了波蘭的橫行者並強迫它放棄了自己想好的計劃。

當希特勒開始要求瓜分捷克時，波蘭報紙也利用保護在那裏住的少數波蘭人的虛偽辭句追逐捷克。一九三八年秋慕尼黑會議之後，誰都曉得，希特勒即進而瓜分捷克，當時波蘭奪去了屬於捷克的節什納的一部分，而匈牙利——南部斯洛窩克以及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一部分。

非常明顯的，波蘭做效希特勒德國也掀起了要求殖民地的運動。克瓦斯涅夫斯基將軍宣佈波蘭不滿意任何一種殖民地的代管或租借，而祇是有「自己殖民地的領地」才值得稱為這種「大國」！

事變的發展證明，波蘭對希特勒德國侵略政策的同情，對波蘭自己是最危險的。波蘭政府絲毫沒有採取一種辦法以保證它國家的安全而反對由德國方面對它來的危險。恰恰相反，它自己打開了德軍侵入波蘭的一切鎖鑰。全身武裝，胆大的完全不怕懲罰的希特勒強盜已把自己的爪子伸到波蘭，把它當作輪到自已又宰割的一個犧牲者。蘇維埃輿論再次地警告波蘭提防這種致命的危險。但波蘭統治人士則裝作作態。他們看不到任何的危險，因為他們不想去看它。他們兩隻瞎的眼睜，祇是在德國法西斯主義展開侵略的環境之下，打開了一個大強國劫奪的美夢。

他們自己促進了波蘭無數希特勒組織及走狗破壞活動的極積性。當劍子手戈林常常「親身」訪問波蘭而「獵取野豬」之際，他們高興地在叫起來了。這個完全使他們放心得下。這個普魯士的野蠻武夫及法西斯的盟漢戈林，可不費吹灰之力玩弄獵取波蘭「豬仔」，因為他們自己貪婪的霸道使他們盲從了。

政府報紙「波拉尼導報」以「德國對波蘭是否忠實」的標題登出了一篇文章。當然，它絲毫對德國的「誠意」沒有懷疑。這種「誠意」的基礎，該報是引證着一個住在柏林的不知姓名的波蘭外交家的

三意見，他用下面的話去解釋：

「希特勒的反俄使命，是理解它對波蘭關係的鎖鑰。德國爲實現它的反俄計劃需要一些直接關係它的實現的盟國。在這些盟國之中，它自然看到了關心西伯利亞的日本，關心近東的意大利，以及羅馬尼亞和波蘭……這個已由我們的辯談者向我們說過了。顯然的，在圖蘇維埃實現德國的侵略計劃時，波蘭對德的這個意義就非常重大了」。

難道這還不是對這種事實的承認的一個掩護：波蘭統治人士參加了希特勒的反蘇戰爭而爲他作一個「關心的盟國」？

該政府報紙另外有一次興奮地高叫着：「新歐洲誕生了、當然，在這個新歐洲之中，波蘭必須獲得它應有的地位！」

難道這還不像德國的衛星國——芬蘭，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在一九四一年於他們共同與德國反對蘇聯及我們盟邦的戰爭頭兩個月所寫的及所鼓吹的一樣嗎？但這裏是證明紳士的狡辯也由德國倉庫裏到了爭取「新歐洲」的鬥爭旗幟，如象參加了現行戰爭的希特勒附庸們一樣。

的確，一切徵象都證明波蘭政府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參加了戰爭。波蘭的全部對外政策自一九三四年來就是朝着這一方面。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富有教訓的事實。所以發生另一種情形者，祇是因爲希特勒要使波蘭佔他的犧牲，而完全不是他的同盟。祇有當希特勒政府自己揭穿自己的野心，公然向波蘭提出了強盜要求，祇有在這個時候過去之後（在一九三九年）波蘭才又轉請英法方面請求他們於不幸時援助。

我們的隣邦——凡爾賽和約後的波蘭，就是這樣的一個冒險家。

關於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問題的解決

一點也不必懷疑，當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會議於一九三九年秋決議申請蘇聯最高蘇維埃把他們的領土併入蘇維埃從而與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之際，這個是意味着民族自決的真正的實現。

波蘭反動派及他們的隱晦虫，企圖證明好像紅軍強迫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人民決議併入蘇聯，這是白費氣力的。不的，在事實上，紅軍給了人民完全自由地解決自己命運問題的可能。波蘭中央政府早在紅軍來到之前塌台了；政府逃走後把自己的國家丟給德國強盜任意處理。如當時在事實上蘇聯政府不去干涉，不調紅軍援助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這些地方馬上就陷進希特勒的淨淵。由目前——外國人——方面有不少客觀的證據，證明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是如何興高采烈地歡慶紅軍去歡迎自己的解放者。

波蘭的富翁們及其走卒們，當然是想否認一九三九年十月民主性質的選舉的，在這種選舉中，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人民決定了自己的命運。但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如此。

第一、在這些選舉中，一切男女年在一八歲以上的，不問種族、民族、宗教信仰、社會出身以及財產狀況或過去的活動，都有選舉權。由於這個關係，登記了的選民人數，比過去任何一次選舉中都多得多（在已往的選舉中，先是由二十一歲起，後由二十五歲起）。選舉分區進行，其中每區約有兩萬五千人；每區派一代表參加人民會議，而代表是在秘密投票下由絕對多數的選民選出的。

第二、在選舉中，在西烏克蘭參加的選民有百分之九三（總數四·七六六·二七五人中的四·四四九·九九七人），白俄羅斯——百分之九六·七的選民（總數二·七六三·一九一人中的二·六五二·

二八〇人)。這個事實同樣也多多少少地證明民主了。那時，報紙上傳出了許多例子，在選舉中，貴族，地主及廠主等等也都自由地來參加投票。

第三、贊成由社會團體提出而且主張併入蘇聯的候選人，在西烏克蘭投票贊成的有四·〇三二·一五四人，或總票數的百分之九〇·九，在西白俄羅斯——二·四〇九·五二二人，或總票數的百分之九〇·七。即是說，反對的票數及因技術原因而作廢的票數，祇佔全體選民的百分之九。

在這方面誰能懷疑，利用這種民主方式選出的人民代表真正忠實地去反映絕對多數西烏克蘭人及西白俄羅斯人民的意志呢？關於與波蘭分離以及與蘇維埃共和國同一血統兄弟聯合的問題，在整整三星期的選舉運動之中，最生動最熱烈地在工農知識份子無數黨天大會上討論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西烏克蘭人民會議上集合的候選人以及在十月二十八日西白俄羅斯人民會議上集合的候選人，一致決議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將他們的領土劃入蘇聯而分別合併到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難道這不是真正嚴格的民主的民衆投票嗎？讓波蘭反動派對問題找一答案吧：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並且在世界上什麼地方，被壓迫民族以真正民主的方式表白了自己的意志而偶然取消了束縛他的外來的統治呢？

因此，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人民會議的決議以及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臨時會議，它的基本部分是不能遺忘的。當時波蘭的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利用民族自決的民主權，決定把一九二〇年由波蘭搶去的他們的土地與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基本民衆的土地合併，因為蘇聯最高蘇維埃接受了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這種意見，並在憲法上確定了它，那麼在國際的這一方面，就永遠解決了。關於建立蘇波最後的界線的問題，祇需做一新的確定。

蘇聯政府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針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個宣言說：它不認爲一九三九年的蘇波邊境是不可更變的，利用與蘇聯協商，對這個邊界可修正的對波蘭有益，即波蘭人民佔多數的區域，仍交還波蘭。在這種場合，蘇聯政府在宣言中所指的蘇波邊境，可以大約以一九一九年同盟國最高理事會通過的所謂卡邁界線爲界。

蘇維埃政府澈底解決蘇波國界問題的這個提議，實正義的，原則上真正民主的民族政策的新的顯明的表現，這個政策，蘇維埃政府貫徹奉行着，由承認民族自決權與保障各民族經久和平和長久的親密合作兩點做指導。

蘇維埃政府新提議的基本特性在那裏呢？它保障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民屬於蘇聯的土地完全有效，同時公正地及早解決關於波人佔優勢的區域中的問題。一九三九年秋，談不到這些劃歸蘇聯版圖的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中的那些區域分出的問題，因爲它的分割是意味着簡單地由希特勒份子來瓜分它，所以甚至這些區域大部分波人當時都不願有這種分離。但現在，當波蘭解放及復興的真實的可能已開闢之際，情形就兩樣了：現在可以提出把這區域劃歸波蘭的問題了。

蘇聯政府這個提議對我們，對蘇維埃人民是在原則上尊貴的。民族自決權與民族聯合權——是蘇聯憲法原則之一。除我國而外，沒有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願意而且敢在自己的憲法上寫着凡加入它版圖的每一民族，都保留它自由退出的權利。在我們的斯大林憲法之中，是這樣定的，我們以此自驕，同時這不但不會削弱，而且更加鞏固了蘇維埃共和聯盟不可破壞的統一。我們在尊敬蘇維埃各民族自決權時，我們也承認並尊敬其他民族的自決權及民族的統一。如果某些波蘭人佔多數的區域已劃入我們西部邊境之內，那麼我們就歡迎蘇維埃政府準備將這些波人區域與波蘭重新聯合的可能。我們在這方面看到了我國政府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氣派大凡的表現。

除此而外，蘇聯政府的宣言又擬將德人在先所佔的波蘭先天的土地而歸入波蘭的方法，以擴展波蘭的西部邊界，不然，便不會把一切波蘭人民聯合到自己國家之中。

明白的，關於根蘇蘇聯政府提議而澈底確定蘇波邊界的協定，對於波蘭人民及與他毗連的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的經久的親善，造成了一個最殘酷的條件。一勞永逸地消滅了他們之間在領土問題上的爭論的根源。沒有什麼東西再妨害波蘭與蘇聯人民為主權鬥爭以及對共同的外敵——希特勒德國——了，這是兩國的利益及一切盟邦的共同事業所要求的。

很明顯的，如果現今的波蘭政府真正願意澈底解決爭論的問題以建立蘇波之間的友好，同時如果它真願意共同鬥爭反對德人，那麼，它是一分鐘也不動搖地宣布自己準備接受蘇維埃政府的提議了。然而問題也就在這裏，它不願這樣，也不願那樣。

我們考察了事實之後，我們便看到什麼是它確實地願意的，什麼不是它願意的了。

可否將波蘭大人先生們由他們的沙文主義及強盜的計劃中拯救了出來？

如果問一問現今的波蘭政府爲什麼反對根據非常有理及公正的原則來解決蘇波疆界問題，那麼指導它的切身的動機的，很明白的是：它保護大地主的利益；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等有大批園地的拉德斯威洛夫，沙柏格，波托茨克等等的利益。它把這些公侯的厚利，看得比波蘭整個國家的利益更高。這一個秘密已由外國報紙揭露了。

但這還沒有充分說明了波蘭政府及其黨羽的不可調和的態度。波蘭政府這樣或那樣保證了

它尊貴的拉德斯威落夫及波托茨克的特權的物質地位。所以罪惡的根源是很深的。但它的根源在那裏呢？

凡注意外國報紙上對波蘭問題討論的人們，都不能不注意到下述的事實。當善意的，然而多少有些天真的著作家們想證明給波蘭反動派說，他們方面合理的初願的行動是把波蘭與蘇聯之間的一切爭執打消時，那麼正是這個論據，常常惡毒地激怒了波蘭的統治者們。在這一方面，波蘭紳士們記取了從前的騙子律師們，他們故意地整平地，或有時是幾十年地，總是拖延委託人爲了大宗遺產請他控訴時使他收到了訟訴費的案件；對於他們也可說，他們企圖把這種法律的爭論轉爲對他的「終身的交租」。顯然，波蘭反動派也對與蘇的永不停息的糾紛感到興趣。這對於他們也全是一種政治的終身的地租。他們除了反蘇的沙文主義而外，可說沒有其它的思想政治資本。他們在政治上靠這生活。沒有這些聚攏，他們便沒有什麼東西可把他們的政治結合及同盟膠固起來，這個是把政權抓在手中時所必要的。但這對他們說實比波蘭民族國家的利益重要。罪惡的根源就在這裏。

在閱讀了接近流亡政府的波蘭報紙時，不由得發生一種印象，就是他們經常害怕他們的讀者們會愈倦了反蘇的謾謗，且停止對蘇維埃人民的仇視。所以波蘭報紙就企圖不息地以反蘇的沙文主義的麻醉劑去麻醉他們的讀者們，在波蘭國內祕密出版而由倫敦中央領導的報紙，尤竭力忙於這種挑撥及教唆。非常顯明地，在一九四三年最初幾個月，當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區，北高加索以及頓河的歷史的勝利，引起了舉世愛好自由的人民的驚喜之際，與波蘭流亡政府接近的畢爾蘇斯基派的祕密組織便展開了反蘇的運動，在這過程中，他們吐露了下面的話：

「大波蘭」寫着：「我國勝利以及我們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最低限度不是擊敗俄國，也是削弱它。」另一報紙「波蘭瓦爾奇」寫着：「誰都想要德人而趕快建立一個新秩序，但如果最後不要俄國，

則德軍履行了歷史使命」。

因此，這些波蘭報紙明顯地想望着「德國的歷史使命。「東土波斯波里特報」狼心咆哮着：「俄國證明它是在波蘭東部的一個野蠻的社會，消滅它對於全世界的那種好處，正如消滅德國一樣」。

畢爾蓋斯基派紳士是以怎樣驕馬的反蘇權限的藥劑而認為必須把自己在波蘭報紙的讀者來激動起來。爲加強它的效用，他們廣泛宣傳着奪取蘇維埃土地的計劃。而波蘭流亡政府的外交家則祇能維護里加條約所規定的界線，該政府代表的波蘭正派機關「波斯波里特波蘭」報紙其稱：

「里加條約所定的我國東境的界線，代表我們在東方的最低限度的希望」。在該報另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三年二月）他們的強盜野心是向着何處：「在德味那河及西伯河的東部區域上這是在波蘭自然地理的戰略的邊界——才離它的領土很遠」。

接近倫敦政府的報紙「波蘭瓦里奇」（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寫着：「自然，波蘭在東歐創造力的伸張的地方，是介於波蘭與人種的俄羅斯之間的空間，即波羅的海及黑海之間，尤其是波蘭境外的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

這祇是幾個例子而已：像這種大胆的辭鋒可舉出無窮個。第一、他們證明，不祇存在着德國的，而且還有波蘭的「向東的意願」；第二、波蘭紳士甚至在現今事實上已無任何國家政權的情形之下，也禁不住要宣佈他爲無彈性的然而無爪牙的帝國主義。現在，恰恰相反，他們關於這事甚至還要比一九三九年波蘭作戰失敗以前熱心些。如果通常在猛烈驚慌下快狂的人們已不能言說的話，那麼波蘭紳士却返過來失去了緘默的本領了。

舉例來說，波蘭官方「民族會議」的一個很有名的委員以第烏什·柏列茨基在所謂「次波蘭」東歐中心」上寫了一篇煽動性的文章，要求取消蘇聯對歐洲事件的影響，因爲據柏列茨基的話說來，它一

較不是「歐洲的強國」（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波蘭思想」）。「民族會議」的主席格拉布斯克，雖企圖寫得含糊些，但總禁不住自己那壓抑不住的幻想的進逼而發出了那憤的話：「應當取消了關於大列強的叫，但不應當取消了真實強國的政策。應當是建立能够抵抗任何一個隣國進攻的適用的武力，保證波蘭國際地位以担任它中歐東歐的歷史使命」。

這是什麼呢？自尊狂大病？冒險主義抑或唐·吉阿德呢？無論如何，顯然，在這些人的頭腦中，精神失常了。很明顯地，他們也不願聽到卡遜界線。在他們看來，里加條約定的界線，也祇是當做他們向東強奪計劃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才接受，同時除此而外，他們感到任何澈底解決波蘇之間的爭議問題的決定，立刻會將他全部政治綱領——連他們本人在內——變為一切誰都不必要的破布。

現今波蘭政府有力量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的鬥爭嗎？

事實告訴我們，每次當提出波蘭流亡政府的擁護者實際參加積極武裝鬥爭以抵抗德軍的問題時，這個政府不啻他自己口頭上的保障，利用種種口實而推諉了。在蘇聯境內（在一九四一與一九四二年）如此，在波蘭也是同樣的。

蘇聯政府給波蘭政府一個可能在蘇境編訓波蘭軍團與紅軍並肩參加反德國強盜的鬥爭，給他以無息的借款達到這個目的。波蘭安得斯將軍的提議中約定如有幾個師準備好，馬上就調它到蘇德戰場上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波軍已計有四萬一千以上（二六三〇個軍官），但安得斯將軍連一個也不肯調。反之，波蘭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的宣言中又再度允諾，「駐在蘇境的波蘭共和國的軍隊，將與蘇軍並肩對德作戰」，但它並不愿意遵守自己的諾言。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波軍已達七萬三千人，但波蘭政府拒絕調它的軍隊到前線，理由是：「一個別的師團利用來沒有什麼效果」。根據波蘭政府的愿望，蘇

政府決議一九四二年三月撤退波軍到伊朗去（三萬一千人）。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最後表明波軍一般不願在蘇德戰場上對希特勒份子作戰。當時就提出了把波軍全部由蘇撤出的問題，而且到八月，也就把四萬四千名補充軍撤到近東。安德斯將軍的軍隊在那裏至今毫無動作。

大家都知道，在蘇境的許多波蘭政府的代表們，除對與德軍作戰表示非常消極，借口要對波蘭公民作慈善的活動而外，對繼續偵探反對蘇聯以及散佈失敗的挑撥謠言，表現出了很大的積極性。

最後，到一九四三年春，波蘭流亡政府在他反蘇的烈焰中竟這樣卑下，它援助希特勒惡魔，對於斯摩爾斯克卡丁森林中德軍大批殘殺波蘭軍官一案，發動了他最卑鄙的誹謗的運動。當時蘇聯政府決定與波蘭流亡政府絕交。現在，對德國法西斯強盜在卡丁森林中屠殺波蘭役俘軍官一案所成立的特種調查委員會公佈於世材料，已完全揭穿德國法西斯挑撥，屠殺以及反對這個案子的捏造的整個可恥的一套了。

除希特勒份子而外，他底波蘭政府中的走狗們也被抓住加上頭手腳了。

在本波蘭，流亡政府的黨羽們，據他們的誓言，早已準備武裝鬥爭以反抗德國佔領軍，但鬥爭沒有進行，而是等候着倫敦的信號。由倫敦不是聽到了鬥爭的號召，而是「總司令」索斯考夫斯基及其幫手的警告：「你們必須鎮靜」，「你們必不要向失望的壓抑不住的個動心去讓步」等等。如波蘭人民也服從這種消極的號召，那麼在波蘭的德國佔領軍就覺得自己平安無事而且安心地去繼續壓迫波蘭人民了。所幸，在波蘭的自已祖國的正愛國志士，也與其它被佔領國中的一樣，氣忿地摔去了這種叛逆的號召而進行着反對德國暴徒的堅決英勇的鬥爭。

波蘭的官方報紙激動政府必須「等待」避免「不成熟的起義」或無謂的犧牲。但這顯明的是種遁詞，因為流亡政府不祇破壞暴動，而且一般地也破壞積極反德國佔領軍的鬥爭，然經驗證明，如無這種鬥爭，其犧牲之大更甚於破壞德軍後方的積極鬥爭所要求的。



「秘密出版的半官方的『公報情報』，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完全適應着萊斯考夫斯基可輕的決定寫着。

「在總督管區猛烈增漲着戰鬥的情緒，他們過早的進一步的發展，由波蘭的利益觀點看，是沒有益的。民衆反佔領軍武裝出發的加達威是對共產黨有益……」

同一報紙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直接了當地寫了：

「我們可予佔領軍以很大的損失，並進行更廣泛的鬥爭，但我們不情願這樣做去……政府及國家武裝力服從司令的命令，要我們持槍以待」。

對於希特勒的積極的敵人——波蘭的愛國志士遊擊隊——流亡政府的擁護者們不減於消極的等待設防，而是進行殘兇殘的迫害，並有時訴之於血腥的暴力。「斯維持」廣播電台於最近正式宣佈它爲流亡政府的代表電台後，大肆攻擊反對游擊隊。它稱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戰士爲共產黨員，而波蘭的游擊隊——則稱爲「擾亂的匪徒」或「強盜」，正如德軍稱謂他們完全是一樣的。比如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斯維特」電台就說：

「在我國也醞釀着強盜匪幫。其中一部打着歷史偉大的名字，濫用塔第馬什、考斯修科、米茨可維奇、基林斯克、道波洛夫斯基以及其他許多波蘭偉大的號號」。

由此看來，顯然，「斯維特」恰恰就是鼓勵他的聽衆去反對某些游擊隊，即考斯修科游擊隊，米茨可維奇等等對德寇進行着不惜犧牲的實力懸殊的鬥爭的游擊隊。

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倫敦政府的黨羽們犯了槍殺波蘭考斯修科游擊隊員的罪行。這個游擊隊在留不里什奇的雅諾夫縣與波蘭軍官統率而武裝着輕重機槍的政府的武裝部隊相遇。在談判共同抵抗佔領軍之際，政府軍背信負義者進襲考斯修科游擊隊，將其包圍，並用機槍掃射。殘存者被繳械，捆縛起來並用

等殺死的，共約三十人，逃出的祇有一人。很奇特地，在九月二十二日的「公報情報」中，「地下鬥爭的領導」傳出了在薩布林的雅諾夫縣肅清土匪的消息。看啊，索斯考夫斯基走狗們會幹什麼玩意吧！

由於游擊隊暗殺了某些出賣給德國佔領軍的波蘭吉斯林之徒，流亡政府的黨羽們尤開展了反對游擊隊的尖銳鬥爭。波蘭報紙有時教人相信，好像德軍一般地沒找到波蘭人做國賊，這顯而易見是一句謊話。他們由接近波蘭亡命者的許多反動狡猾者的朋友之中，尤其是從與拉奇可維奇——索斯考夫斯基陣營接近的人們之中，已找到了成批的吉斯林之流。比方，這種公開的國賊就是前一九三四年沙納茨政府的總理，柏列斯、卡爾圖斯克中營的創辦人里奧、考斯洛夫斯基，前波蘭駐柏林大使維索茨克，大地主，前畢爾蘇斯基派的政客洛尼可爾伯爵（此人德國佔領軍任為總督）及其他。因為愛國志士殺死了幾個最可恨的賣國賊，「斯維特」電台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宣稱：「共產黨以列平使節（耶卡節林二世俄國駐波公使）的名義審判。列奇波斯波里特將傳審，並判決自命為法官的人（即列平的走狗）。」

由此觀之，這些波蘭政府人士，指揮「斯維特」電台工作的人們，（代表新的列奇，波斯波里特工作），是如何忿怒驚恐地去保護出賣給德國佔領軍的真正國賊的生命了。這個沒什麼驚奇的，如果還記得波蘭流亡政府過去那些領導人如拉奇可維奇及索斯考夫斯基的話。逃亡到瑞士的波蘭前任總統莫斯茨克把「總統權力交給」拉奇可維奇，然後者在過去却就是一個對破壞白俄羅斯的人民組織「社會團體」負過領導而血腥地絞死西白俄羅斯的維林斯克的統領，在一九三五——三六年，他與柏克一道參加了法西斯政府，擔任內政部長，同時在他任內，把許多波蘭的民主戰士押到柏列斯，卡爾圖斯克的集中營。拉奇可維奇任命為統帥及軍政部長的索斯考夫斯基，是一個波蘭法西斯首領，他的法西斯本面目在戰前即已聞名了。

是否選舉驚奇，波蘭政府的這些賣國賊不但不能組織反抗德國法西斯的鬥爭，而且也常常與他們勾



結！他們不欲進行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這些當伙已與波蘭人民一刀兩斷，決不替代表他真正的利益和真正的意見。

關於德國佔領蘇聯退下呻吟的波蘭人民大眾的情緒，比方，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奧巴托夫斯克，拉道姆斯克，卡列茨克，克立科等等縣以及波蘭其它各地所召集的露天大會可為證明。這些露天大會及會議，賣了卡丁挑撥案，表現了自己對希特勒天才考斯洛夫斯基及蘇索茨克的鄙視；並宣言波蘭愛國者不欲與流亡政府的政客們有絲毫共同點，而使波蘭走上柏克及拉第司，斯奇格里等的毀滅波蘭的政策。

復興後的波蘭將是我們這樣的一個鄰邦？

蘇聯政府屢次聲稱它主張重建一個強大獨立的波蘭並主張蘇波之間的友好。但波蘭沙文主義者及其伙伴不欲蘇波合作以反抗德軍，反即詭說蘇聯與波友善的心意，好像是想限制它的獨立。他們對獨立友善得出了一个驚人的對立的觀念，或「獨立，或則友善」，二者是不能並存的。英美與波蘭紳士有關係的某些反動派，也是這樣說的。比方「十九世紀及其後」雜誌的編者F. 渥特解釋說，如果根據俄國的希望在波建立親善的政府，那麼，這個是說，「對俄親善，因而也就是教政府去受它支配」。

顯然，這些先生們反對波蘭這種獨立，因為它與蘇聯親密互助反對德軍，而是要求那種獨立——仇視蘇聯以及波蘭與侵略德國重新接近的用途。難道還不明白，鄰邦方面對我們祖國這種態度，不是把獨立二字濫用嗎？波蘭方面的這種態度，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已知道了：它予我們不少的苦處，而對於波蘭自身，則直係滅亡。正是波蘭的反蘇立才使它經常依靠於贖民的外國帝國主義而使它首先成爲一個幫兇，其後做了德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儘管有一切歷史教訓，波蘭沙文主義者仍不覺打消它走上不幸之路的心事，那麼結果，其它民族必担任一個任務以壓制這些習以爲常的冒險家，同時忠告波蘭說，這種做法，是對它無益而且不安全的。

但英美的親法西斯派如渥特及其德人，在高揚自己帝國主義內計劃之際，設盡方法鼓勵好鬥的波蘭紳士去鬥爭以建立新的蘇聯的仇恨的包圍。他們抱着這目的去拋去歷史上早已埋葬了的波蘭的舊計劃——建立「由海到海」的一切國家的聯邦——，而是設建立一個由波羅的海到黑海，然後到愛琴海各國的聯邦，同時在這以前就提出了這個已死了的夢想。波蘭流亡政府的代表們，已把它改爲自己綱領式的要來了。就事論事，這不是好的，而是克里曼遜一九一九年終於在蘇維埃國家周圍去建立窒息人的隔阻交通線時大名鼎鼎的計劃。大家知道，這種計劃祇對帝國主義有利。

蘇聯政府努力建立一個基於經久的善鄰關係的，基於同盟互助以抵抗蘇波叛敵——德軍——的波蘭的觀者，如果波蘭人民也願意的話。其什英美德某些反動派不爲其呢？美國及英國都是想他們的大小聯邦都成友邦，而非敵人，這是誰都不否認的。如果美國也反對重紐約六千英哩的阿根廷採取反英態度，那末這裏蘇聯不容忍它的近鄰波蘭抱着反英態度，況且，此外這又顯然與波蘭本國利益矛盾呢？眼前經驗指出，祇有與蘇同仇，波蘭才有希望保障安全和平獨立。

美國政治家立曼於不久前說到領導的強國與他們的鄰邦的相互關係時寫道：

「不論那一個與蘇接壤的國家，不論那一個與英相近的西歐國家，不論那一個鄰近美國的共和國，如果他們不承認他們是生存在一定的戰略防衛系統之中的事實，是不能指望安全與秩序的。反對這一事實的國家。可引到對自己以及對全世界的無窮止的不知。」

蘇聯不消說其力範圍，也不需要附庸，它需要友邦，而且它的友邦，它的鄰邦也需要。凡企圖鄰國與我們對立，凡妨礙鄰邦與我們大國的善鄰關係及永久合作的，很明白地是與鞏固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經久的和平及安全矛盾的。

鄰邦之間正常的政治關係，也是他們彼此之間正常經濟關係建立的前決條件。我們由上面看到，凡



爾賽和約簽字後的波蘭的特權者，由於採取了對我們的敵視政策，把與蘇聯商品交換幾乎引到了零。他們完全由一簡單的原理所指導；在一方面，不欲採取對波蘭利益所要求的任何步驟，但這少數同時可促進蘇聯力量或在波蘭經濟界建立與蘇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的興趣，在另一方面，按波蘭統治者的指望則絲毫不反對採取任何一種促進蘇聯衰弱的政策。復興後的波蘭應當是不避免與蘇聯經濟合作者的發展。祇有站在這個合作基礎上它才能達到迅速的復興其經濟的高潮。

復興後的波蘭同樣要更深刻地關心到大同盟國之間的團結的保持及鞏固，但柏克繼承人在現今流亡政府中的政策，則像德國法西斯一樣狡機，企圖播弄英美蘇之間的不和，尤其是進行着可恥的反德黑蘭三強會議的運動，反蘇捷互助及戰後合作的觀善條約的運動。

不用驚奇，波蘭駐蘇愛國者聯盟以及波蘭駐美及其它國家中的無數進步份子的代表們都聲稱，在波蘭人民面前擺着一個將反動派及半法西斯由波蘭政府逐出的任務。在波蘭本國秘密工作的波蘭民主團體，也堅決地提出了同一的問題。

蘇波波蘭愛國者聯盟由普戰的波人建立了一個波蘭軍團，這些波蘭人民因不欲同安德斯將軍一道由戰場逃回，而是以全部的決心參加了光榮的解放鬥爭。誰都知道，這個軍團中的第一師已在火線上與英勇的紅軍攜手順利地粉碎德國法西斯強盜，而把解放帶給波蘭了。

這個共同的解放鬥爭在蘇波關係史篇——為共同事業合作的史篇——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譯自「戰爭與工人階級」一九四四年第二—三期）

波蘭流亡政府以虛偽的親善辭句掩蓋着的敵視行動

(一)關於「親善」的空談

自紅軍勝利地向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西部邊陲與白俄羅斯土地上挺進以來，波蘭流亡政府及與它接近的波蘭僑民即不倦地波弄空氣並在紙頭上斑駁地舞弄些它對蘇聯「親善」感覺的莊嚴的宣言。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波蘭流亡政府由「斯威特」電台廣播出的宣言中說：「波蘭過去採取了，現在採取着並且在將來也一定採取一切方法以便重新恢復與俄國的善鄰關係。」

波蘭流亡政府總帥米考拉伊奇克在他廣播中傳播着親善的感覺。

「斯威特」廣播電台於一九四三年秋傳出了這種信心：「我們誠意與蘇聯建立正常的關係。」而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斯威特」電台又說，它——「天曉的！」——對紅軍親善：「我們不僅照舊以蘇軍為我們軍中的盟軍，而且是我們明日的盟軍」（我們着重指出）。

波蘭流亡政府及與它接近的人士，準備到明天視蘇軍為盟軍。他們今天在這些歷史的時日，即當紅軍在爭取它自己祖國的解放並爭取德國強盜壓迫下的一切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的英勇戰鬥中，在蘇軍中起着什麼呢？

盡人週知，波蘭流亡政府在它一月五日的宣言之中允諾它對蘇軍的同情，却却是以承認波蘭地下運動義派帝國主義強盜野心為保證。在宣言上說：……波蘭政府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指示波蘭地下運動的領導者們加強他對德寇的抵抗，避免與進攻到波蘭的蘇軍在他們與德軍作戰的進程中發生一切衝突，

並還有重新恢復波蘭關係的機會與蘇軍總部進入合作。」

照此說來，所謂「明天」，「等機會」等等，是爲了避免與紅軍衝突而甚至謙遜地來合作，但是「今天」怎樣呢？軍事行動却不等待倫敦的波蘭「人物們」由空想到實際的時期而在他底真實的外貌中看和平。

今天，在戰鬥猛烈時期，波蘭流亡政府給了它波蘭地地下組織什麼指示呢？這個地下的波蘭組織在對德鬥爭中取什麼態度呢？

現在，我們就由口頭的信心，由關於「親善」以及「誠意」的甜蜜的宣誓，由政府爲君子這一切譽傷的文學去研究真正的事實，真實的和不加修飾的實在性吧。

二 波蘭「人物們」與德國佔領軍的合作

在昨天也罷，前天也罷，波蘭流亡政府永遠把蘇聯和紅軍看成敵人。波蘭索斯考夫斯基式的政客總沒把紅軍看成「我們盟軍中的盟軍」。這完全是謊說，他們不隱藏他們對蘇維埃人民反德鬥爭的公然的仇視態度。他們不能，而且也不欲遮蓋他對蘇聯，對俄羅斯人民的純粹法西斯的動物般的仇恨。

在秘密報紙「涅波特洛」第十四期（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對鄉村的附錄中。即在波蘭流亡政府對諾爾格羅德軍官區的機關報中，在對逃竄的農民說：「我們今天知道，德國人和希特勒墨羅克都同樣的是我們的最大敵人」。

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波蘭政府駐倫敦全權大使爲諾爾格羅德軍官區秘密的報紙「斯威特波蘭」上登出了一個給工人的通告。這個通告開頭說：「波蘭亦鬥着忍受着歷史上今天的兩大兇惡的國家所給的空前未有的創傷，現在正站在新的鬥日的門口」。

這同一個報紙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第十九期對農村的附錄中也說：「我們底鄉村面對着兩個敵人，每個敵人都企圖儘可能地以我們的犧牲為代價而多得到些利益。」

這些本身鼓動着而描寫了波蘭流亡政府虛偽的聲明，在那些真正敵人聽聞的流氓的標題之前對照起來失色黯淡了，這種標題，「涅波特洛」竟裝璜起來做為一個口號：「希特勒與斯大林——這是一件事，惡的兩面」。我們碰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涅波特洛」報上的一個最為卑鄙，最為愚蠢的仇視的口號。在它以前是沒有過的。

祇有敢頭徹尾毒恨俄羅斯，毒恨俄羅斯人民以及蘇維埃國家吃人野獸似的人們，才能够出之於這種粗鄙謾罵和要債的對抗行為。瘋狂的反俄反蘇的惡意，使波蘭帝國主義者盲目行事，在他們小小的心靈裏除了仇視俄羅斯的一個熱情而外，再沒有一切的感觉。波蘭帝國主義者們並不想到他們被德國壓迫下的祖國。他們對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反對希特勒的鬥爭沒有做過絲毫的事。他們不關心戰勝希特勒的事。恰恰相反，他們怕這種勝利，因為他們全部的心思是希望俄羅斯失敗，蘇聯失敗。他們在屏息住自己無力的惡意時，時時幻想這個，但這種惡意却當紅軍打敗德軍時翻發增長了。

他們那反映了索斯考夫斯基之流的觀點的祕密報紙「大波蘭」寫着：「我們勝利以及我們自身生存的必要的條件，最低限度，即使不是俄國失敗，也是削弱它」。而這一派波蘭法西斯陣營中的另外一個祕密報紙「波斯波利河的東土」，則駕戈培爾匪幫中的德國惡棍而上之，發表了這種對俄羅斯人民浸透了痛恨至死的宣言：「俄羅斯證明了在波蘭的東部存在着一個野蠻的社會，消滅它正如消滅德國一樣。全世界的一大幸事。」

但在事實上，波蘭帝國主義者決不想消滅德國，同時也不認為這事是一件「幸事」。在實際上，他們祇把蘇維埃人民看為敵人，也祇有消滅德國才是他們法西斯的幸福。他們對希特勒德國的態度則完全

兩端。對於德國偽造的仇視的話，其任務是要蒙蔽它對蘇俄的親善感覺以及對德的行動。

波蘭流亡政府及其走卒們沒有對德進行鬥爭，不願意進行這種鬥爭，也不會進行這種鬥爭。他們祇對真正的波蘭愛國志士，和遊擊隊以及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進行撲鬥。

盡人皆知，波蘭流亡政府堅決禁止波蘭人民進行反德的愛國鬥爭，這正與德國強盜在波蘭的利益完全符合。

倫敦波蘭政府駐諾布格羅德軍官區的全權代表爭論說：「應完全平心靜氣，因為軍事的和政治的形勢尚未成熟。」斯托爾不茨區的秘密組織「斯威蘭」的統帥寫着：「我嚴格指出，與佔領軍公開鬥爭的時候還沒到，我們必須避免這種鬥爭。」

對波蘭反動派說，「軍事政治形勢」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甚至到一九四三年都是沒「成熟」的。他們袖手旁觀，在近幾年來限着德寇絕滅，刑訊和侮辱波蘭人民。當希特勒變勇向東進攻的時候，形勢沒有成熟，當這些蠻羣被紅軍擊潰而開始向西潰退的時候也沒有成熟。

可否說在紅軍與德軍堅決鬥爭中，波蘭政客們祇遵守中立呢？不，不可以這樣說。他們不僅拒絕對德鬥爭，而且有系統地在組織上與德軍合作，援助德軍。關於這一點，已由與倫敦波蘭以界勾結的波蘭秘密組織的文件無可爭辨地證實了。

倫敦波蘭政府駐蘆布不林的全權代表對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蘭諾夫州猶拉基什考夫區的「共義組織」發出了這樣的訓令：「以一切代價與一切的德國民政當局保持最好的關係。」
像這種訓令及命令是很多的。

波蘭法西斯蒂與半法西斯蒂和波蘭德軍的合作，這不是某種部份的割別的現象，不是地方秘密組織的隨意行動。不的，這是一個制度。它浸透了倫敦流亡者所領導的一切波蘭組織。同德軍的合作，由斯

謂「卡丁森林案」表現為多無恥的一種行動。波蘭流亡政府及其他組織和報紙最積極地努力參加最毒辣的卑鄙的德國人對蘇聯的誹謗的宣傳。希特勒匪徒利用現在全世界所未聽到的手段屠殺了成千的波蘭官兵。波蘭愛國賊，同先前的總理列奧，考斯洛夫斯基一樣公然把自己污濁的手也沾染在這個罪跡上面。而他在倫敦的朋友們則自動成為德國的走狗，戈 爾輸出法西斯反蘇誹謗的承銷商。

三 倫敦波蘭反動份子與波蘭國內的波蘭愛國份子及愛國主義的戰爭

波蘭「人物」對德軍仇恨的話，掩蓋着他們對德軍的親善行動。波蘭「人物」以對紅軍和蘇聯的「親善的」話掩蓋着他們底什麼行動呢？

「斯威爾」組織的祕密統帥乾脆地指示完成他統帥的訓令：「不大可靠的份子，要遠離，並以反對與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去影響他們。」意思是瞭然的：與希特勒份子接近，與反希特勒份子遠離！跟着就於訓令之後加以威脅。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第十四期的祕密報紙「涅波特洛」的第一號附錄中說：「誰要是想算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隊伍，或在這種隊伍中工作，就以死刑懲戒而以叛國罪論。」這不是一個最簡單的威脅。威列什奇的祕密區統帥在第十一號的命令中傳出，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與游擊隊發生關係的農民就被執行死刑。

德國佔領軍的波蘭奴僕們進行着反對波蘭真正愛國者，反對游擊隊的可恥的鬭爭，奴才似地擁護德國人。他們以屠殺游擊隊及蘇維埃人們而自矜。命令斯普普區的統領與其他部隊聯洛。且又附帶地說：「肥羊，這事應非常謹慎從事，以便不便宜了你們紅色的鄰人……我們在這裏來打擊他們。」

對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及波蘭愛國民主人士的仇恨，這些希特勒德國的奴才們採取着最惡劣的形式。在世界上決沒有這種忠實的人們，他們不為倫敦的波蘭中央組織在祕密傳單中對紅軍及滿全保蘇維埃人民和全世界一切進步人士所尊敬的那此高壽的人們所發的這種毒辣的咒罵而心坎裏發出怒火來。應該指出，這種謾罵的編法西斯性質，這些波蘭的希特勒合作者和德意志語言文字和風格方面的那蹩蹩的阿流谷污的奴才。

「祕密戰爭指揮部」在一九四三年十月抄號召不留情地剿滅留在德軍佔領區的蘇維埃人們。這個「指揮部」高叫着：「俄國人組織了游擊隊……我們要再一次地去向來到我國的蘇維埃人們復仇！」

直屬索斯考夫斯基正式的波蘭組織的部隊，它與祕密長官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三日第五號命令中，揭破了可恥地把白俄羅斯鄉村和平居民向德軍捏造報告而目的在剿滅白俄羅斯人的告密制度：「白俄羅斯人——我們底敵人。努力蒐集一切材料反對白俄羅斯人，報告他們與游擊隊發生關係以便德軍槍斃他們。我們用這種手段教他們苟延殘喘，同時激動其他的白俄羅斯人反對德軍。」

這些德國的波蘭奴才們，頭腦裏充滿了瘋狂反對全蘇聯，反對全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惡毒的奴才們，必須於現在遵照倫敦流亡政府的命令，像他們一樣而對蘇聯人民表示「親善！」

你想誰相信這個！

四 虛偽告密與挑撥為波蘭人物的一個工

最卑鄙的挑撥——這甚至不是主觀的，要幾乎是波蘭祕密組織實踐中唯一的手段。

波蘭流亡政府駐盧布林的全權代表對波蘭祕密組織在挑撥部分發出了駭人聽聞的指示。這位索斯考夫斯基忠實的代表告訴他什麼呢？「德國人對共產黨員非常痛恨，我們必須利用這個來達到自己的目

的，把一切白俄羅斯人民中的人物都稱為共產黨……；就讓德軍自己去打他們，而我們則在旁面表示好意同情這些無辜的犧牲者。白俄羅斯人永遠不會厭惡這個，因為這個民族是愚昧的。」

在波蘭流亡政府領導下的整個行動的祕密組織，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了這種挑釁，說謊，罪惡和叛賣的學校。關於這個，倫敦的「德塞尼克波蘭——德塞尼克若西尼若」報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寫道：「在波蘭存在着組織上各不相同的以稠密的網羅包括了全國的地下運動，一分鐘也不放下武器的國內的軍隊也動作着……」

我們現在看到，德軍在實際上以波蘭半法西斯組織的稠密的網羅對待波蘭，他們專趕挑釁及間諜的事而反對游擊隊，以白色恐怖以及對一切威脅到德國法西斯強盜政權的人們。這些團體從沒拿過武器反抗德軍。他們一分鐘也不放下武器以反對波蘭與德軍及波蘭的壓迫者進行鬥爭的愛國志士及游擊隊。

現在，波蘭流亡政府對法西斯匪幫下令，如蒙蘇聯政府承認波蘭地主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民之土地的霸佔要挾，便可與紅軍「親善合作！」「這道不明瞭，波蘭流亡政府是沒能力與蘇聯建立親善關係的，同時也沒有一點點能力在本波蘭組織反蘇聯強盜的積極鬥爭的。……這個政府在波蘭沒有什麼組織的組織，而是有普通人民服務的波蘭偵探，挑釁者以及土匪的組織，偷偷地去殘殺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波蘭人民忠實的兒女。」

五 希特勒波蘭同謀犯的言論及行動

在這一方面，最近一個時期沒有絲毫變化，同時波蘭流亡政府的親善宣言祇是掩飾着它的敵對行爲。這個早在本年一月尾把一切撥出「親善」之後，挑釁家諾瓦考夫斯基的朋友，索斯考夫斯基的朋友就在「波蘭瓦道莫斯夫」報上登出了由德人授意的一個非常野蠻的從心不良的消息，好像「俄派來的游

報紙才肯放他領波蘭人。這和刺客，兩條蠅死……非常好懂」。這樁真真的「卡丁」的鬧騰記現在被呼為我們的「友人」！不的，已經不配做朋友了！

在一月尾，這個「紙，索斯可夫斯基之徒的傳單，與高舉德意志波蘭人反俄變通人的國旗為一種英雄主義的行動……這個引到了英國獨立自由派報紙「論壇報」的忿憤——尤許這個嗎？——這個報紙問道：在報表上最允許的。但它與「輿論」的語句有介嗎？索斯可夫斯基之流還合着。呵，「輿論」，這就沒你！

在倫敦的波蘭反動的半法西斯的報紙這被「改造」的，波蘭亡政府正式的代表也漫看「改造」的以要。

波蘭亡政府宣誓它仍備與蘇聯結立親善關係。

這領——是一句話。

而波蘭駐墨西哥大使涅曼則在這些日子中或有波蘭歌舞社請說，如舉他出席波蘭委員會主辦的音樂會則顯露波蘭的旗照。歌聲者因得到一筆乾淨的錢而接受波蘭政府的旗之說，又曾亦他對英勞蘇聯的親善感覺，一概視為對波蘭的叛逆。

請在那路撤冷，波軍而五十個戰場，使海爾格軍團給他們其信任本國政府之際，又潛效對紅軍表示同情而史顯在獄中呻吟着。

這領——是事。

在幹了這一切勾當之後，波蘭以我們又痛與油探地總要斯說「狂言的」狂言，激昂的誓言以及這些死在波蘭的欲哭表示不勝悲憤。是時，「莫斯科不憤劇演」，——尤其是兩天的蘇聯政府的說。

在波蘭政府上加入「法西斯」的波蘭亡政府發火，——這波蘭的說。這波蘭的說。

幻世界。它完全與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波蘭政府除了將的領軍款項呆子的牛沃西斯逮捕而外，在波蘭沒有絲毫的技術。

一、波蘭政府與波蘭人，與在蘇聯的波蘭受難者聯手，與那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證明自己與紅軍合作，與盟國合作，與蘇聯人民合作的相關爭格將軍指揮下的英勇的波蘭共同爭作戰。

蘇波協定

本年七月三十日蘇波兩國政府協定於倫敦簽字。代表蘇聯在協定上簽字者為蘇聯革命軍駐英大使羅斯基同志，代表波蘭政府簽字者為總理羅科斯基先生。

蘇聯政府與波蘭政府所定協定

- (一) 蘇聯政府承認一九三九年蘇德關於波蘭領土改變的協定無效。波政府宜言，波蘭不與任何第三國家締結反蘇的任何協定。
- (二) 兩國約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於本約簽字之日恢復，並迅速互派大使。
- (三) 在進行德蘇特勤德國之戰爭中，兩國政府必須彼此給予各種援助及支持。
- (四) 蘇聯政府同意在蘇聯境內建立波軍，其編制由蘇聯政府負責。波蘭政府任命。蘇波波軍總作戰方面受蘇聯最高總指揮，而在其中編制波軍代表。關於波蘭的組織及這一力法的運用的一切細節，由其下的協定解決。

(五)本協定於簽字之日即發生效力，不經批准。本協定備有兩份，每份均用俄波兩國文字，兩份均發生同等效力。

在協定之外，附有兩列內容之隨定書：

「蘇聯政府於該復外交關係之日，現今在蘇聯禁閉波蘭公民，不滿戰俘或囚徒者，不問戰俘或囚徒其當充分理由而監禁者，均予釋放」。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真理報」

蘇聯最高統帥部與波蘭最高統帥部之間 的軍事協定

依據本年七月三十日之蘇波協定，蘇聯最高統帥部與波蘭最高統帥部之間，於本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締結軍事協定，蘇聯方面由蘇聯最高統帥總部全權代表瓦西列夫斯基少將簽字，波蘭方面，則由波蘭最高統帥部全權代表S、波古什，西什考少將簽字。

蘇聯波軍指揮，波蘭武裝力量總司令薛科爾斯基任命安得斯將軍擔任。安得斯將軍負責組織波軍。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消息報」

蘇波兩國政府關於友好互助的宣言

蘇聯政府與波蘭共和國政府本着友好協商與戰鬥合作的精神宣稱：

(一) 德國希特勒帝國主義爲人類最兇惡的敵人，決不能和他妥協。

兩國與大不列顛及其它同盟國在美國支援之下必將到最後勝利及徹底消滅德國強盜而後已。

(二) 在實施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簽訂的條約之際，兩國政府在戰時相互予以完全的軍事援助，而在蘇境編組的波蘭共和國的軍隊，一定與蘇軍攜手與德國殺人犯作戰。

在和平時期，善鄰合作，親善並互相忠實履行自己所負義務爲他們相互關係的基礎。

(三) 蘇聯戰爭結束以及對希特勒罪犯相繼的膺懲之後，同盟國的任務，就是經久正義和平的保證。這祇是在有了國際關係的新組織才能達到，而這個國際關係是以民主國家聯合鞏固同盟基礎的。在建立這種組織之際，決定的契機必須對一切盟國以此力集體支援的國際公法予以尊敬。祇有此種組織條件，才可復興德國變夷蹂躪了的歐洲，才可保證決不會再發生希特勒份子所造成的毀滅。

蘇聯政府全權代表約·斯大林

波蘭共和國政府代表薛科爾斯基

塔斯社關於

波蘭政府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言

的聲明

波蘭政府於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所發表之關於波非交之宣言，足證波蘭政府實不欲承認為波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團結於各自國家領土內之歷史權利。波蘭政府固然繼續認為在分割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土地之德國之與國家主義之強迫主義的政變為非法，而將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早已統一於各自國家之奉世性的客觀之區外。因此，波蘭政府主張分割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之土地，主張繼續將波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四分五裂之政策。

在波蘭各方面人士余情：否為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有與其骨肉同胞聯合之權利，實為帝國主義的意向存在之明證，而波蘭政府竟引用大西洋軍軍，尤對希特勒。大西洋軍軍絕未與對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之民族權利實行變割之權，而正相反，大西洋軍軍係以對包括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在內的各處人民之民族權利表示承認之原則為基礎者也。即著名之英國大臣刻倫斯，雖對蘇聯抱不友好態度，亦認波蘭對烏克蘭土地及白俄羅斯土地決無提出要求之權，而波蘭統治階級迄今仍不欲理解此一問題。

波蘭統治階級人士聲明：進行戰爭期間以前，波蘭並未與奧德蘇進行合作以及對蘇聯，一項武斷

蘇聯政府，並電告蘇聯：波蘭政府其部長伯克，一貫奉行對希特勒德國的波蘭西歐政策，即企圖使波蘭對抗蘇聯。

論現行戰爭，波蘭政府，第一期目的：斯拉夫各族人民不當互存仇恨之意，兩國友好相處，以解脫波蘭之危險。波蘭政府將採取任何機會任何戰局，企圖使波蘭與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之土地，而由此處之波蘭政府與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民間之仇恨，因為波蘭政府將採取任何機會，首先使波蘭自身得到一使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反德國侵略戰爭中之統一戰線趨於破裂。

波蘭政府之宣言，表明波蘭現在統治國級在北方面並未反映波蘭人民之真實態度，蓋波蘭人民在為其國之解放，並為強盛團結的波蘭之復活而奮鬥中，波蘭人民之利益，實與以一切方式對波蘭手足的烏克蘭人民及白俄羅斯人民，一如對俄羅斯人民暨蘇聯其他各族人民加強互信與友好之平等關係切實緊要而不可分離也。

「伏爾加公社」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

蘇聯政府關於決定與波蘭政府斷絕邦交

的照會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於今年四月二十五日，以蘇聯政府照會遞交波蘭大使羅賓遜，內容如下：

大使閣下：

本人代表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通告波蘭政府：蘇聯政府認為波蘭政府近來對蘇聯之行為

完全反常，儘管兩國邦交之一切規律與範圍。

德國在波蘭所帶關於其自身在德國佔領區域上斯摩稜利克區中屠殺波蘭軍官一事所發動對蘇聯胸懷敵意之誹謗宣傳運動，竟立刻由波蘭政府興風作浪，由波蘭官方報紙以各種方式加以煽動。波蘭政府豈但未駁斥卑劣的波蘭對蘇聯之誹謗，且竟未認為何就此事向蘇聯政府提出任何諮詢或解釋之必要。希特勒當局對波蘭軍官既犯駭人聽聞之罪行後，今乃導演滑稽劇之調查，為如一出演之故，桑等特利用在被佔領之波蘭中所挑選之若干波蘭親法西斯份子，而在被佔領之波蘭中，一切均在希特勒之鐵錘下，凡忠實之波蘭人士，在該處決不許公開發言也。為「調查」之故，波蘭政府與希特勒政府，特邀請國際紅十字會，而在遍設絞刑架並對和平民衆集體滅絕之恐怖制度的情況中，國際紅十字會乃被迫參與希特勒所導演之此種調查滑稽劇，在蘇維埃政府背後暗中進行之如此調查，顯然決不許傳播略有公正感的任何人士之信任。事實上，德國與波蘭兩國報紙同時開始對蘇聯之敵意宣傳運動，且係依照同一計劃進行者！——觀乎此一事實，則盟國敵人——希特勒與波蘭政府間，在進行一種敵意宣傳運動中，互相接觸與協同之存在，實了無疑義。

當蘇聯各民族人民正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艱苦之戰中大量流血，作各種努力，以擊敗俄羅斯與波蘭各民族人民的，實所有一切愛好自由之民主國的共同敵人之際，波蘭政府竟為迎合希特勒之暴政而予蘇聯以背信棄義之打擊。

蘇聯政府深知：波蘭政府進行的這種對蘇聯的敵意宣傳運動，是要利用希特勒份子誹謗之偽報，對蘇聯政府施加壓力，其目的在犧牲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及蘇維埃立陶宛之利益，而向蘇聯進軍領土。

所有此類局勢，迫使蘇聯政府不得不承認：現今的波蘭政府已誤入與希特勒政府協同之歧途，實際上已與蘇聯停止盟邦關係，而對蘇聯採取敵意態度。

依據上述種種，蘇聯政府決定與波蘭政府斷絕邦交。
請請大使閣下接受本人崇高敬意之保證。

莫洛托夫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真理報」

斯大林同志答

美國「紐約時報」及英國「泰晤士報」記者

問

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巴克先生，致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約·維、斯大林同志，請答極英美社會人士所關心的兩個問題。

斯大林同志致巴克先生的覆函如下：

巴克先生：

五月三日，我接到你關於蘇波關係的兩個問題。這裏便是我的答覆：

第一問題：蘇聯政府願望在希特勒德國被擊敗以後，看見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麼？

(答)當然願望。

第二問題：照閣下的見解，戰後波蘭蘇聯的關係，應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第一、建立蘇聯的國際關係和日相甘重的基礎上，或者，如斯波蘭人民團體的話，就建立在同盟
日助。以圖付波主要所敵人德寇的基礎上。

致

約、斯大林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風聲報」

蘇外副要長維辛斯基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在莫斯科對英美親界
代表

報告蘇波關係真相

因英美各報的一些記者就蘇波關係提出詢問，我應為蘇俄代表外交人民委員會把蘇俄個個團體的
的若干事實和情況使你們知道。當談話的時候，這一話更加必要，因為波蘭現政府在它內部的和波蘭政
界的領袖們動搖于蘇聯之下，已產極度極政府作了令人神知的跟波蘭政府斷絕邦交的決定，而波蘭政
，波蘭報紙和波蘭廣播，還產極度極政府有目的擴張其目的。即且他對於波蘭社會主義
軍會告知和波蘭關係有目的其事實。

第一部分

關於在蘇聯國的波軍部隊。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蘇波協定締結以後，波依原四年八月十號日蘇波兩國締結的軍事協定，蘇聯境內開始編成波軍了。同時，蘇聯波蘭國籍的蘇聯軍，蘇聯的總數定為五萬人，配依原波蘭安德烈斯基的建議，也組織一個或兩個師團一級單位好，來建立國上蘇聯軍隊是蘇聯的。

蘇聯軍事當局奉蘇聯政府的訓令，用一切方式協助波軍在蘇聯境內編成軍隊，並解決波軍在蘇聯境內所有一切問題，為波軍編定，跟紅軍部隊完全一樣的供應品。

為了協助蘇聯軍隊在波軍的編成，蘇聯政府特以無息借款共六千五百萬盧布給波政府，從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起按天增加至三萬萬盧布。除了蘇聯借款以外，蘇聯政府更另撥一千五百萬盧布以協助波軍，對波軍編成中波軍部隊軍官，作為無薪待遇的津貼。

蘇波協定，波軍的總數定為三萬人，自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波軍已編成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一人，內有軍官二千六百三十人。蘇聯政府計畫地校實了蘇聯國籍蘇聯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所編成的波蘭政府國籍波軍人數由預先九萬六千名的建議。由於這個決定，波軍的總數定為六個師，此外，還決定把波軍軍官及軍醫等和隨軍補充隊的軍人等也增加到五萬人。

依照波蘭政府的願望，波蘭全軍都編成蘇聯南方各區去，並盡量由波軍條件，而且已開始有波兒提督等，波軍司令部，軍事學校，和蘇聯的訓練等。

戰時情況波軍困難，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波軍已成立了蘇聯軍的各個師，共七萬五千四百五十人。然而波軍的困難，自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決定波軍的困難，波軍的困難，波軍的困難，波軍的困難。

的日子，却老是拖延下去。當波蘭開始編組的時候，關於波軍準備的期限，原定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而且波軍統帥部還聲明過：它認為應將編組已完備的各別師團單獨的調上前線。雖然有些部隊準備遲緩，然而，即使在十月一日不行，那麼再遲一些時候，也就確有完成這種意向的充分可能。可是，竟不肯履行諾言，波蘭統帥部甚至決不再提起關於把已成立的波蘭國向蘇德戰場開拔的問題了。

蘇聯政府認為關於這件事也不好就催促波蘭統帥部，然而，到了波軍部隊開始編組以後的五月，就是在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蘇聯政府實在不能不詢問波軍部隊究竟什麼時候才開始對希特勒軍作戰。並且提明第五師就是已經組訓完畢的一個師。當蘇聯發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就是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蘇波軍事協定的直截而明確的條文出發的，其中第七條說：

「波軍部隊作戰準備一經完畢，即當開上前方。波軍總須以不小於一師之聯隊出發進軍，並遵照蘇聯最高統帥部作戰計畫加以運用」。

安德斯將軍不管軍事協定中這般明確的嚴正的條文，後來竟代表波蘭政府宣稱：他認為不宜把各師單獨調動出征，雖在其他戰場上，波軍甚至一旅的作戰。安德斯將軍提出保證，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整個波軍當即準備參加對德軍作戰。

盡人皆知，無論六月一日，或者更遲許多時候，波蘭統帥部和波蘭政府，始終不曾表示過準備調派軍隊到蘇德戰場上作戰，不但如此，波蘭政府甚至正式拒絕調它的軍隊到蘇德戰場上去，聲明它的動機是這樣的：「運用個別的師團不會產生任何效果」，一個師團的可想得到的軍事訓練，不實測的期望」（蘇科爾斯基將軍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電報中說）。

當時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糧食未能運到蘇聯，因此就必須把糧食並未從事實際戰鬥的各軍事師團的剩餘減少若干，以保證供給作戰的軍隊。因波蘭統帥部既表示不願把波軍任何部隊調到蘇德戰場，

繼續把他們放在邊後方，蘇聯政府自然不得不把這批蘇聯國籍尚未宣誓實際戰鬥的部隊，因而也就決定與他們適用同樣沒有作戰的各部隊核銷的辦法。

因此，蘇聯政府就決定從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起，把波軍部隊的核銷減到四萬四千份，並依照波蘭政府的願望，准許把留在蘇聯的四萬四千名以外的波軍撤到伊期去。這種撤出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實行的，當時有三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名服役的波人離蘇。並且准許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名波軍眷屬也讓他們一同離境了。

波蘭政府拒絕把他的軍隊調上蘇德戰場，同時却要挾蘇聯政府同意留在蘇境招募波軍，波蘭政府一面提議再繼續招募，一面向蘇聯政府提出照會建議如此這般使用波軍部隊，那只是意味藉，拒絕把他們用在蘇德戰場而已。

蘇聯政府在對這個照會（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的復文中，通知波蘭政府：因為這背蘇波協定，波蘭政府既認爲不能把在蘇聯編組的波軍部隊用在蘇德戰場上，那麼蘇聯政府也就斷難准許更進一步在蘇編組波軍部隊了。

於是就發生把整個波軍都從蘇聯撤到近東去的問題，四萬四千名波軍就又於一九四二年八月間撤出

由此可見，關於波軍和蘇軍共同參加對希特勒德國作戰的問題，已經被波蘭政府從日程上勾銷。波蘭政府以香煙的煙度決定這個問題，完全違背它自己的原先的保證，這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的宣言中所作的莊嚴的聲明，就是說：「駐在蘇聯境內之波蘭共和國軍隊，誓當與蘇軍並肩對德匪寇作戰。」

在波軍第一次撤出以前，波蘭統帥部要求准許把二萬到三萬五千名的波軍眷屬跟波軍部隊一同撤出

• 蘇聯政府宣佈通牒新請。事實上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已有五萬五千三百〇一名被入營或處決。所以除了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名被入營外，早在一九四二年時，蘇聯已有五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名被軍容處決。

最近波蘭人民與蘇聯共同上表通牒蘇聯要求釋放波蘭被囚的囚徒一百十名被一特種陸軍隊內囚。蘇聯政府已允諾釋放。波蘭問題。

蘇聯政府已通知波蘭政府說，波蘭政府不應對蘇聯政府要求釋放波蘭被囚的囚徒任何建議。

波蘭政府對蘇聯政府說，或者說在波蘭政府上人數並不多的波蘭政府已能維持波蘭的波蘭政府與蘇聯政府，而有利於波蘭，這是波蘭的波蘭。

上述問題，說明蘇聯政府曾採取一切措施，保證蘇聯領土波蘭的權利和領土。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的協定，以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的宣言，在波蘭政府被蘇聯政府面前，規定了波蘭政府應有的任務：蘇聯政府人民的努力，在蘇聯政府面前和波蘭政府面前，則波蘭政府應有的任務，而且波蘭政府應為自己應有的獨立和波蘭政府。

蘇聯政府為了達成這項任務，已作了一切必要的努力。

波蘭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不願讓波蘭的陣地與波蘭政府，蘇聯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不願讓波蘭的陣地與波蘭政府。

關於在蘇聯政府與波蘭政府之間的關係，波蘭政府對波蘭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不願讓波蘭的陣地與波蘭政府。

波蘭政府已宣佈命令，波蘭政府對波蘭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不願讓波蘭的陣地與波蘭政府。

波蘭政府已宣佈命令，波蘭政府對波蘭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不願讓波蘭的陣地與波蘭政府。

事發生以後，蘇俄政府就採取了若干措施，以恢復其在遠東的權威。蘇俄政府曾向中國政府提出，並且爲了要用蘇俄的槍炮，蘇俄政府就派軍中總司令爲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命令的例外，把責任在國庫定國和國白俄強迫的俄國民族特種軍團放入軍中。

蘇俄政府雖然表示好意並且要回求余，但蘇俄政府對余的種種行動，依舊如滑鐵盧戰，並不以此爲滿足，而對西烏烏克和西南俄國軍的領土提議不命蘇俄要求。當時，五個俄國已解蘇俄的，蘇俄政府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間，就把官的軍事部從蘇俄撤出，這是一來，在蘇俄國組政府軍隊就不復存在了。

蘇俄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曾與余承通華俄對波蘭民族的人作爲例外軍中，而對於上述情況，蘇俄也並不復存在了。因此，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蘇俄政府對余承通華俄對波蘭民族的人作爲例外軍中作爲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命令的例外對波蘭民族的人特別對待，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人已不復有效，關於他們有不原蘇俄國和法蘇俄規定而特別對待的可許性，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人已不復存在了。

這些都非事實，把關於在蘇俄國組政府軍隊，以及關於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人完全關閉了

第二部份

關於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敵人機關軍事事宜。

自從一九四一年夏天蘇俄政府宣佈後的一刻起，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人機關軍事事宜的關注。因此，蘇俄政府對波蘭民族的人機關軍事事宜的關注。在蘇聯二十處地方開設總局專員辦事處。波蘭大使館的各地專員辦事處，負責給予波蘭公民以物質的援助。除了

我已提到過的三萬萬盧布借款以外，爲了這種救濟，蘇聯政府更貸予一萬萬盧布的借款，首先就是從這種借款中給予那些物資援助的。這種援助也用波蘭大使館的經費和從國外匯來國大使館支配的捐款給予。蘇聯政府認爲除了在蘇聯二十處地方設立波蘭大使館特別專員辦事處以外，可以更特准由波蘭大使館任命所謂代表。到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爲止，外交人民委員會已同意任命波蘭大使館的代表四百二十人，地方當局給予他們以工作方面的一切協助。

還有一來，波蘭大使館就能够在蘇聯全境建立他的廣大的專員辦事處，經由他們的媒介，就能够給予貧困的波蘭全民以經常的救濟，而在蘇波合作的精神中補充他的動力。爲了這個目的，更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贊助，而利用像由波蘭大使館所發行的「波蘭報」之類的機關。波蘭大使館的專員和代表，還得蘇聯當局所給予的一切機會，以最順利地解決他們當前的任務。

爲了給予波蘭公民以援助的這種目的，蘇聯政府更採取若干大規模的財政上和經濟上的措施，以增加對貧困的波蘭公民們的物資援助。

蘇聯政府爲波蘭慈善機關另設特別的存儲，並指定運交波蘭公民們的貨物，特准免收鐵路運費。蘇聯當局的充分協助，波蘭大使館就舉辦了五百八十九處慈善機關（食堂，兒童之家，托兒所，殘廢院等等）。

由此可見，蘇聯政府採取種種措施以滿足波蘭人民的需要，並保證那些給予波蘭民衆以物資援助的機關機關的活動能廣泛而有效地展開。

地方蘇維埃當局——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也給予各地方波蘭專員辦事處的展開活動的一切的協助，廣泛幫助這些專員，地方蘇維埃當局主要照顧的事情，就是收容波蘭公民——以糧食房子和燃料供應他們，給他們醫藥方面的救濟，替他們謀事等等，而由於戰時的非常的情況，這些本來是蘇

費力的事。

在這些條件之下，波蘭專員們已有了進行有效工作的廣大的可能性，能夠給予貧困的波蘭公民們以物質援助。然而，實際上各地方波蘭專員辦事處，以及他們的專員們和代表們，並不跟蘇聯地方當局合作以認真地履行他們的天職和他們的義務，他們却倒行逆施，採取了對蘇聯敵視的間諜活動的路。犯了這種罪的人已經傳訊，證實波蘭大使館的地方專員們，假裝從事「慈善」活動，而進行他們的間諜工作，廣泛利用急需物資救濟的波蘭公民，而且證實：這些對蘇聯敵視的若干波蘭公民的犯罪活動的主使人，便是波蘭大使館的一些外交官員，他們鼓勵組織，而且指使這些犯罪活動。例如：前波蘭軍事代表團團長佛利科夫斯基，對於在蘇聯扶植並且實施間諜工作，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的人；波蘭大使館兩位一等秘書——阿爾萊特和羅倫斯基，同時兼任波蘭大使館駐海參崴專員——羅利雅圖尼斯基，斯洛維科夫斯基（駐阿爾罕貝爾斯克專員）和格洛高夫斯基，波蘭大使館隨員——羅利雅圖尼斯基，斯洛維科夫斯基，普洛斯基茲克羅芬，波斯查爾斯夫斯基，海茲曼和其他許多人，大多數都兼任波蘭大使館駐蘇聯各邊區和各州專員，都已經破案而從蘇聯被驅逐出境了。

除了上面這些人以外，波蘭大使館的其他專員以及專員辦事處的人員，參加反蘇的犯罪活動的，已經根據刑法被檢舉。其中有些已經從蘇聯被放逐。有些已經揭發，判處刑期不等的徒刑，遞解公權。

必須說明：依據刑法被檢舉的波蘭大使館隨員多數的專員和隨員，除了作間諜活動以外，更有系統地從事散佈有種種對蘇仇視的誹謗和譏言，蓄意污辱蘇維埃秩序，存心要挑撥波蘭公民憎惡並敵視蘇維埃人民。有許多事實表明所說的波蘭專員們對希特勒份子的次功頌德，以及他們對紅軍進行的毒害的間諜活動，做偷失敗主義的挑撥的誹謗等等。在法庭上，極大多數的這些人士，以及其他被控的人，都已經對自己的犯罪的活動服罪了，而且提出了證據，詳細地說明這些活動的實際和手段。

也必須提出：波蘭大使館發出的「關於郵件指令」，內有關於郵夫，關於執行憲法職務，關於使用特別記號，密碼和暗號等等，都有實際的指示。

波蘭大使館的若干專員從事犯罪活動是怎麼樣的，不擇手段，從下面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封公函，由波蘭大使館隨員波羅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簽名，專送駐阿拉木圖代表文塞克的。這封公函直譯出來是這樣說的：「除了我們以前的談話，我再把波蘭共和國大使館對你的代表任職的決定通知你：一：你受權用最謹慎而秘密的方式進行購買貴重物品……」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外交人民委員會就以關於波蘭大使館若干專員進行對蘇敵視的間諜工作的事實警告波蘭政府。這次警告已證明了很不够。蘇聯儘管警告，而波蘭大使館的館員所進行的對蘇敵視的間諜和其他活動，還是繼續不斷。於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廿日，外交人民委員會就通知波蘭大使館說：關於波蘭專員辦事處的設立，應該取消，因為它已沒有存在的自由。

這些都是和救濟從德寇佔領區遷出的波人家屬問題有關的事實，而闡明了若干波蘭代表人士所進行的對蘇聯仇視的活動。

我已舉出來的事實，可以作為對於波蘭代表人士和波蘭官方報紙最近無數虛妄的而且對蘇仇視的言論的答復。這一類言論的虛妄性質和對蘇聯的仇視，決不能成為蘇波兩國人民在面向着共同敵人——希特勒德國的時候，特別關心的真正友好而密切的蘇波邦交的障礙物。

維辛斯基同志向英美新聞界代表談：他準備把那些跟他的聲明中所提出的問題有關的文件原本給他們自由參考，就是：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外交人民委員會遞交波蘭代表索科爾尼斯基的備忘錄，以及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蘇維埃政府給波蘭共合國外長拉克欽斯基的照會。

蘇聯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

塔斯公報

塔斯社由蘇聯政府授權發表聲明如下：

一月五日在倫敦發表了波蘭流亡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其中含有若干錯誤的武斷，包括關於蘇波邊界的錯誤的武斷之辭。大家都知道，蘇聯憲法遵照一九三九年經由普遍的民主基礎上進行的全民投票所表示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民衆的意志，已確定了蘇波邊界。烏克蘭人形成人口絕大多數的西烏克蘭的領土，就併入蘇維埃烏克蘭，而白俄羅斯人形成人口絕大多數的西白俄羅斯的領土，就併入蘇維埃白俄羅斯了。曾經強使蘇聯接受的，跟居住在西烏克蘭人和居住在西白俄羅斯的白俄羅斯人有關的，一九二一年的里加條約所作的不義行爲，因而矯正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併入蘇聯，不僅絕不會侵犯波蘭的權益，而且反爲波蘭人民和鄰人——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的堅定而永久的友誼，創造了可貴的基礎。

蘇聯政府曾一再聲明，它贊成再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以及蘇波友好。蘇聯政府又聲明說，它力求在堅定的聯邦的邦交和互相尊重基礎上，而且如果波蘭人民這樣願望的話，就在爲反哥作爲蘇波主要參戰的德寇締結的互助同盟的基礎上，建立蘇波的友好。波蘭如加入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這種任務就會實現。

蘇軍在蘇德戰場上博得的成就，一天天加速蘇聯衛國領區從德寇魔絆下獲得的解放。紅軍自我犧牲的奮鬥，以及我們盟軍正在展開的奮鬥行動，使希特勒作戰機構的敗北越過越近，而使波蘭和其它國家

就要從德國佔領軍羅維下獲得解放，「為波蘭愛國者聯盟」，以及由它組織的在戰場上和紅軍并肩攜手對德軍作戰的波軍師團，已經在這種解放鬥爭中貢獻他們光榮的任務。

目前，正為波蘭作爲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內生展開着可能性。然而，波蘭不是由侵略烏克蘭的和烏克蘭的國土來再生，而應把歷史以來就屬於波蘭而被德寇從她的手中掠奪了去的國土歸還波蘭而再生起來。只有這種方式，才能够在波蘭人民，烏克蘭人民跟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建立信任 and 友誼。波蘭的東疆，是能够由和蘇聯的協議來確定的。蘇聯政府并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爲不可變更。這些疆界，能够以對波蘭有利的方式加以修改，以便波蘭形成大多數人口的區域，轉讓給波蘭去。在這種場合，蘇波疆界可能大致依照所謂卡遜界線，那是一九一九年由同盟強國的最高委員會通過的，那條界線就規定把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併入蘇聯。波蘭的西疆必須擴張，把德寇先前提奪了去的古波蘭國土併入波蘭，沒有那件國土，就不可能把全體波蘭人民團結在它的國家中，從而使那個國家獲得通往波羅的海去的必要的出口。波蘭人民絕望完全團結在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中，這種正當的抱負，應該予以承認和支持。

跟人民絕緣的波蘭流亡政府，已證明了沒有精力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它并且沒有能力在波蘭本土組織對德寇積極的鬥爭。不但這樣，它更由於它的錯誤政策，數見不鮮地幹出使德國佔領軍得利的勾當來。然而，蘇波的利益是在於我們兩國間建立堅定的友好的關係，在於波蘇兩國人民在對共同的外來敵人的鬥爭中團結起來，那是所有一切盟邦的共同事業所要求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消息報」

卡遜邊界 (指南)

在本年一月十一日所發佈的「蘇聯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中，說明了波蘭的東部邊界，同時指出這個邊界可與蘇聯協商確定，而且蘇聯政府不以一九三九年劃定的國界為不可變動的。

「這些邊界，能以對波蘭有利的方式加以修改，以便波蘭人佔大多數的區域，轉讓給波蘭去。在這種場合，蘇波兩國可能決定依照所謂卡遜、魏解決，那是由同盟國強國的最高委員會在一九一九年通過的，這種界線就規定把西烏克蘭和西北俄羅斯併入蘇聯」。

什麼叫「卡遜界線」？

關於波蘭東境問題，曾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巴黎所召開而於大家所知道的締結了凡爾賽和平條約的和平會議上加以討論。在這次和平會議上，在法國駐柏林大使希里·摩波的領導之下成立了討論波蘭事件的專門委員會。在報告關於波蘭與俄國邊界問題的決議之際，該委員會主由英、法、意、日、——代表的決議出發，認為祇須將人種上波蘭人的區域劃入波蘭領土之內。

根據主要盟國強國上述的決議，巴黎和平會議的領土委員會擬出了波蘭的東部新界，這個邊界已於凡爾賽和約締結之後由同盟強國通過，並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由「高理事會主席希里·克里曼遜」簽字，而在「盟國聯合宣言」中公佈了。其後，到一九二〇年七月。波蘭這個東部邊界又在斯巴的盟國會議上批准而成爲不列顛外交大臣卡遜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致蘇聯政府的關於蘇波邊界之照會的基礎。

盟國最高理事會的決議以及斯巴會議在規定蘇波邊界時，是由八種的原則出發的，根據此項原則，

在劃定的邊界以西，必須祇是那些居住的波蘭人佔絕對多數的區域，而在東部——則絕對多數的居民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的區域。

然而波蘭統治階級則要求霸佔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領地。波蘭利用一九二〇年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嚴重的經濟軍事形勢攻擊蘇俄。但是波蘭因受到全體蘇維埃人民強有力的抵抗，並看到了它所主謀的戰爭沒有前途，於是就邀請盟國政府做中間人與蘇維埃政府進行談判。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卡遜就將上述的照會交蘇維埃政府，在這個照會中載明了蘇波大體上的邊境的界線而稱為卡遜界線了。在卡遜的照會中說：「這個界線大體上如此：格羅德諾——雅洛夫卡——涅米洛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道洛古斯克——烏斯丁魯格，東邊些的格魯伯少夫，經過克林洛夫以及靠西些的拉瓦，普斯卡雅，靠東些的柏列美什爾直到卡爾巴阡山」。格羅德諾城以北指明為波蘭與立陶瓦的國界。

但波蘭政府不同意卡遜界線，並繼續着反對蘇俄的戰爭，波蘭趁蘇俄的困難局面，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里加和平談判時強迫我們接受另外一個疆界，奪去了蘇維埃烏克蘭及蘇維埃白俄羅斯的西部邊疆。這個在一九二一年里加條約中對住在西烏克蘭的烏克蘭人和住在西部白俄羅斯的白俄羅斯人所犯的不正，祇是於一九三九年才矯正，當時依照這些州區人民投票的意志並根據廣泛的民主原則建立了新的蘇波邊境。

(塔斯社)

一九四一月十三日「消息報」

塔斯社聲明

關於倫敦波蘭政府一月十五日的宣言，塔斯社奉命發表聲明如下：

(一) 在波蘭政府的宣言中，將關於索德卡邊界線為蘇波疆界的主要問題完全遺問，置之度外，不得不被人認為就是拒絕卡邊界線。

(二) 關於波蘭政府建議召開波蘭政府和蘇聯政府間的正式談判一節，蘇聯政府相信，這項建議是存心要迷惑社會輿論，因為不難了解，蘇聯政府決不能和已經斷絕了外交關係的政府進入正式談判。

蘇方人士喚起注意，和波蘭政府的外交關係，是由於波蘭政府的過失而斷絕了的，因為波蘭政府積極參加德國佔領軍發動的關於「卡丁謀殺案」含有敵意的反蘇的誹謗運動。

(三) 照蘇方人士的見解，上述情況再度顯示出波蘭現政府並不願意和蘇聯建立善鄰關係。

特種委員會關於澈查並追究德國法西斯侵略

者在卡丁森林槍殺波蘭戰俘軍官的公報

「關於調查并追究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丁森林(斯摩棱斯克)槍殺在監的波蘭軍官情況的特種委員會」，是根據「關於調查并追究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同謀犯所犯罪行的國家非常委員會」的決定而成立的。這個委員會是由下列人員組成的。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科學院會員布爾登科(委員會主席)，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科學院會員阿雷克塞，托爾斯泰，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大主教尼古拉，金斯拉夫委員會主席羅多羅夫中將，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考萊斯尼科夫，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科學院會員波丹金，紅軍中央醫務管理處處長斯密爾諾夫上將，斯摩棱斯克州執行委員會主席奧爾尼科夫。

爲了完成所負的任務，本委員會特請下列法醫鑑定人參加工作：蘇聯保衛人民委員會法醫總鑑定人法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普羅左羅夫斯基，莫斯科第二醫學研究所法醫學講座主任醫學博士駱利陽等諸夫

，蘇聯保衛人民委員會直屬國立醫學研究所上級理事科學家亞門諾夫斯基，蘇聯保衛人民委員會直屬國立法醫學科學研究所上級理事科學家勃拉伊科娃助教，前方一等病理科學家軍醫少校維羅巴耶夫教授。

特種委員會，擁有由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科學院會員布爾登科，以及他的合作者，和法醫鑑定人所提出的廣泛的資料，他們對於斯摩稜斯克一經解放的時候，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抵斯摩稜斯克，就德寇所犯的一切罪行的情況進行初步的研究和調查。特種委員會已經證實并實地查明：在沿齊威得比斯克公路而離斯摩稜斯克十五公里的地方，在叫做「考茲高里」的卡丁森林區域，在向森伯河方向去的公路西南二百公尺處，有埋藏被德國佔領軍槍斃的波蘭俘虜的墳墓。根據特種委員會的命令，特種委員會全體委員和法醫鑑定人都在場，墳墓發掘了。在墓中發現穿着波蘭軍裝的大批屍體。屍體總數照各法醫鑑定人估計，達一萬一千具。各法醫鑑定人實行詳細檢驗發掘來的屍體，以及在屍體上或墳墓中發現的文件和物證。

跟掘墓和驗屍同時，特種委員會并查問當地居民中的許多證人，他們的陳述，精密地斷定了德佔領軍所犯罪行的時間和情況。證人的陳述，顯示如下各節。

卡丁森林

卡丁森林一向是斯摩稜斯克居民最愛到的地方，他們在放假的日子常常去遊玩。附近的老百姓在獵兔牧畜牲口，并且在卡丁森林中採取燃料。逸出卡丁森林，是不加禁止，也毫無限制的。直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卡丁森林中一向是這種情形。就連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這個森林中還辦有少年先鋒營，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才結束。

自從德國佔領軍稱佔斯摩稜斯克以後，卡丁森林中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了。森林中巡哨密佈，在許多

地方張貼告示警告人：沒有特別通行證而擅進森林，當就地槍斃。

卡丁森林中叫做「羊山」(就是考茲高里)的一地區，以及距離已發現的波軍俘虜墳墓七百公尺處的聶伯河岸一帶領土，戒備特別森嚴，那兒本來有一棟鄉間別墅，內設人民委員會斯摩稜斯克管理處的休息之家。德軍竄來的時候，這棟鄉間別墅，就被德軍機關所佔用，機關名稱是：「第五三七建築工程營部」。

在斯摩稜斯克區的波蘭俘虜

特種委員會查明：在德國佔領軍霸佔斯摩稜斯克以前，波軍官兵俘虜，是在本州的西部各區中工作，從事建築及修理公路。這些俘虜駐在三處特設的營中：第一營，第二營，和第三營，位於斯摩稜斯克以西二十五到四十五公里處。

證人的陳述，和書面的證件，證實：戰爭爆發以後，因為局勢的關係，各俘虜營沒有能夠及時遷移，所有波軍俘虜以及營中一部份看守人員，就淪為德寇的俘虜了。

前第一營主任，國家保安隊少校維托希尼科夫，由特種委員會加以訊問，供稱：「……我等候關於結束俘虜營的命令，但是和斯摩稜斯克的交通已被切斷。我就親自和幾個幹事到斯摩稜斯克去以打聽情形。在斯摩稜斯克我覺得形勢很緊張。我向西方鐵路斯摩稜斯克段運輸隊長伊凡諾夫同志申請，要他供給本營鐵路車廂，以便讓散波軍俘虜。但是伊凡諾夫同志回答：我不能指望領到車廂。我又極力設法想和莫斯科發生接觸，以便獲得許可，步行動身內遷，但是，我沒有能夠想到辦法。

那時，斯摩稜斯克到營地的交通已被德軍切斷，彼來波軍俘虜以及留在營中的看守的情形，我就不得而知了」。

工程師伊凡諾夫，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間代理西方鐵路斯摩稜斯克段的運輸課長，對特種委員會陳述：

「波軍俘虜營管理處，向我的辦事處請撥車廂以便疏散波蘭人，但是我們沒有車廂可以通融。而且我們也不能夠把車輛調到大部份波蘭俘虜所在地的古辛諾鐵路線去，因為那一線已經在砲火下了。因此，我們沒有能夠答應該營管理處的申請。所以波軍俘虜就留在斯摩稜斯克州了」。

波軍俘虜營之在斯摩稜斯克州，由許多證人的陳述證實了，這些證人在斯摩稜斯克附近被佔領的最初幾個月直到一九四一年的九月間，都曾看見過那些波蘭人。

證人馬利雅·亞歷山大羅夫娜·陔希納娃，森科佛村中的小學教師，向特種委員會陳述：一九四一年八月間，她曾在森科佛村她的家中藏匿過從營中逃出來的一個波蘭俘虜。

「……那個波蘭人穿著波蘭軍裝，我立刻就認出來了，因為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間，我常常看見成羣的波軍俘虜在監視下在公路上做掃工作……我對那個波蘭人發生興趣，因為曉得了：他在應召入伍之前，在波蘭也做過小學教師。因為我自己從師範學校畢業，也正準備當教師，我就和他攀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在波蘭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什麼軍事學校裏學習過，充饒備役的少尉。自波蘭與德國的戰事爆發後，他應召入伍，在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克服軍役，他在那兒被紅軍部隊俘虜住了……他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營中過了一年多。

當德軍開到時，他們佔領波軍俘虜營，在營中實施嚴厲辦法。德寇不把波蘭人當人類看待，用種種方式壓迫他們，迫害他們，在若干場合完全毫無理由就把波蘭人槍斃了。後來他就決定越獄，他談起他自己的生時時說：他的妻子也是教師，他有兩個兄弟和兩個姊妹。……」

這個波蘭人第二天離別時，說起自己的名字，陔希納娃已記在一本書中。在陔希納娃呈給特種委員會

會的雅果多夫斯基所著「自然史的實際研究」一書中末頁上注釋：

「猶塞夫和索非亞·洛克，薩摩斯台雅城與高羅得那雅街二十五號」。

在德寇公佈的第三七九六號名冊中，記着猶塞夫·洛克尉官的名字，說是已於一九四〇年春天在卡丁森林中「羊山」被槍斃了。

由此可見，從德方的報告看來，倒好像在證人薩希納娃看見猶塞夫·洛克一年之前，猶塞夫·洛克已被槍斃了似的，這顯然是捏造了。

證人丹尼倫科夫，是卡丁鄉蘇維埃「紅色曙光」集體農場的農民，陳述：

「一九四一年八月間，德軍開到時，我看見波蘭人由十五名到二十名成羣在公路上工作。」

下列各證人：前波羅克村村長索爾達丹科夫，斯摩稜斯克醫生科拉撒夫，牧師奧格路布寧，鐵道職工長塞古耶夫，司機斯密里維金，斯摩稜斯克主席摩斯科夫斯卡雅，波羅克村集體農民主席阿雷克塞耶夫，技械師庫柴夫，牧師高羅台茨基，簿記員巴塞金娜，教助維特羅娃，季納茲多佛火車站長薩夫瓦台耶夫等，也都作了同樣的陳述。

圍搜波蘭戰俘

一九四一年秋，在摩稜斯夫克各地區，有波蘭戰俘，也由一種事實證明了，這事實就是：德軍許多次圍搜由俘虜營逃出的這些波蘭俘虜。

證人卡爾托希金（木匠）陳述：

「在一九四一年秋，德軍不但在森林裏搜索波蘭戰俘，而且用警犬在夜間進行搜查村落」。

諾夫耶巴特基村過去的村長薩哈諾夫陳述：在一九四一年秋，德軍加緊「梳刷」村落及森林，搜索

波蘭俘虜。

紅色曙光」集體農場農民薩尼倫科夫陳述：

「在我們這裏，曾進行特別的圍搜，畢竟由德軍看守中脫逃的波蘭戰俘。在我的家裏也來過二三次。在一次搜索之後，我問村長康斯坦丁·塞爾格耶夫：他們在我們村裏找什麼人？塞爾格耶夫回答說：德軍司令部曾下令在村中逐戶搜索波蘭俘虜，因為他們由俘虜營逃出來後藏匿在我們的村子裏。不久以後，就未繼續搜索了」。

證人法特科夫（集體農場農民）陳述：

「曾兩次圍搜波蘭戰俘。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和九月的時候。自一九四一年九月以後，就不曾有關搜波蘭俘虜的事了，從此也沒有一個人再看見過波蘭戰俘了」。

槍殺波蘭戰俘

上面所說的「五三七建築工程營部」是駐紮在「羊山」的一座鄉間別墅裏，但不曾從事任何建築工程。該營的活動是嚴守秘密的。

這「營部」實際的任務已由許多證人揭露出來，證人當中包括卡丁姆蘇維埃所屬波羅克村的居民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基卡雅。波羅克村村長索爾達登科夫，曾率卡丁往民區德軍司令部，將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基卡雅派到上面所說的別墅裏的「司令部」去任僕役。

他們到了「羊山」的時候，「司令部」的人叫翻譯員對他們說明許多禁例：他們不得遠離別墅或到森林那裏去，未得召喚及未有德兵士隨行不得擅入室內，在晚間，她們必須留在別墅的圍地範圍內，她們在工作完畢之後，只准行經一條指定路線在德軍兵士押送之下回去。

這些警告是由這個德國總關口長阿爾納斯上尉經翻譯員親自告訴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瑟夫斯克雅雅的。

關於「總部」的人員方面，亞勒克舍耶娃陳述：

「在『羊山』的鄉村別墅裏，經常住有大约卅個德人，他們的長官就是阿爾納斯上尉，阿爾納斯的助手是累克斯特上尉。此外，還有霍特中尉，魯曼爾特上士，維斯下士（担任供應事務）及其助手伊西克，格魯納夫斯基上士（管理發電廠）某伍長（攝影師），他的姓名我忘記了。翻譯員是佛爾加德意志人，他的名字好像是約翰，可是我們叫他伊凡。廚師是德國人叫古斯塔夫，還有其他許多人，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在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瑟夫斯卡雅開始工作不久之後，他們就注意到在鄉間別墅裏正進行着「曖昧的事情」。

亞勒克舍耶娃陳述：

「……翻譯員約翰代表阿爾納斯上尉警告我們說，我們必須「嚴守秘密」，決不能談到我們在鄉間別墅看到和聽到的事情。

此外，我根據許多表徵揣測到德人在別墅裏進行秘密的事情……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及在九月裏，大部份的時間，有幾輛卡車實際天天都開到「羊山」的鄉間別墅來。

最初我并不留意，但後來每次我注意到這些卡車在駛到別墅來的園地上之時，曾預先停留在通往別墅與公路間的鄉道上半小時或一小時。

我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卡車駛到別墅區域後一回兒聲音就暫停。同時隨着車聲的停息就開

始聽着單獨的槍聲。一時槍聲連發，但大約是同樣多的時間。其後，槍聲停止，卡車繼續駛到別墅來。

德軍兵士和下士從卡車裏出來。他們在大聲談話，走進浴室去洗浴，後來就聚桌狂飲。在那些日子當中，浴室是經常生火的。

當卡車來到別墅的那些日子，常常有德軍部隊的補充兵士來到鄉間別墅。在別墅裏的一間大廳裏（兵士娛樂場）特爲這些外來的兵士設置床位。在這些日子，廚房預備許多食物，給兵士以加倍的酒喝。在卡車到達別墅之前，兵士背着槍到森林裏去，他們顯然是到卡車停留的地方去，因爲在午點鐘或一點鐘之後，他們常常駐在別墅裏的兵士一道坐卡車回來了。

如果每次汽車回到別墅時，不把我們（我，科那霍夫斯卡雅及米海洛娃）關到廚房！如果我們在別墅的院子中，或者如果我們是在廚房而不放我們出廚房去，那麼我大概是不會看到而且也不會覺察出回到別墅的汽車是如何靜寂起來而又吵雜起來的吧。我幾次見到兩個上等兵制服上有新的血跡，這使我更留意在別墅裏發生的一切事件了。我注意到卡車行駛時中間的停頓和在森林裏的停留。我并留意到這兩個八——兩個上等兵——的衣服上常常有血跡。他們兩個當中，一個是身材高大，頭髮紅色，一個是黃色髮的中等個子。

從這些事實我推測到德軍用卡車把人們運到別墅來予以槍殺。我甚至差不多猜到槍決是在何處執行的，因爲我猜出別墅來往的路上，看見在道路的附近有幾處是新掘過的泥土，而這新掘過的地面益廣大起來。日子長久以後，這些地方的泥土也以回復了平常的狀態。

亞勒兒舍耶娃回答特種委員會問什麼人在鄉間別墅附近的森林中被槍殺的，說那些被槍殺的是波蘭戰俘，并爲證實她的斷定，作了以下的陳述：

「有些天數，沒有卡軍來到離別墅，可是兵士還是離開別墅前往森林去，從那裏常常傳來單獨的槍聲，兵士從那裏回來之後，都去洗浴，禱而狂飲。

後來另一件事發生了，一次我留在別墅裏比平時稍久一點。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已經先離開了那裏。當我因未能完畢工作而不能離開別墅之前，一個兵士突然來向我說，我可以離開那裏了。他提說到羅斯的訓令，他送我一直到公路。

當我立在離文路一百五十公尺到二百公尺的地方，我看見一隊大約卅個以開槍俘沿公路在德軍森嚴押送之下進行着。我知道他們是波蘭人，因為在戰前及在德軍來到此地以後，我常常在大路上遇到波蘭戰俘，他們都是穿的波蘭制服，戴着四角形的軍帽。

我停在這兒看他們究竟被帶到那裏去，並看他們如何向着「羊山」的別墅那裏去。

因為當時我已經開始嚴密注意在別墅那裏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對於這事就更留心了，我沿着公路走回去一段路，躲在樹叢後以窺動靜。約在二三十分鐘之後，我聽到平時常聽到的鬼魂連串的槍聲。

這樣一來，我更明白了，我急忙跑回家去。

從這一事實我更推想到德軍不但在白晝，當我們在別墅工作的時候槍決波人，而且在晚上，當我們離開那裏以後也在槍斃他們。我料到這一點，因為我回憶到有時，所有別墅裏的官兵，除守兵而外都要睡到中午才起床。

我幾次見別墅裏緊張情形，就推測到波俘被押到「羊山」來了……

一切軍官都離開了別墅，只留下少數的守兵，而伍長則時時用電話查明……」

米海洛娃陳述

「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間，在「羊山」森林裏常常傳出槍聲。最初我不曾留意那些永遠坐着上下的聲

緊關閉着的綠色卡車。其後我覺察，那卡車并未駛進停車場去，也未見卸貨。這種卡車特別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間更常常駛到那裏來。

「在上等兵當中，我注意到一個面色蒼白，髮帶紅色的高個子，他常常是坐在卡車司機坐位的旁邊。當許多卡車駛到別墅的時候，所有的別墅中的德軍好像奉到命令一樣，都跑到浴室里去，裏面停留很久。事後才在別墅里狂飲。

有一回，這個高個子，紅頭髮的德國人，從車子上下來，走進廚房要水喝，當他喝着玻璃杯子里的水的時候，我看出他的制服的右袖的袖口上有血跡」。

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曾有一次自擊利顯然是從德寇監禁中逃出，又被捉住了的兩個波蘭戰俘被槍斃的情形。

關於這件事，米海洛娃陳述：

「科那霍夫斯卡雅和我有一回正在廚房里漱著我們日常工作的時候，我們忽然聽到別墅附近有一陣人聲。我們走出來，就看見兩個波蘭戰俘被德兵包圍着，德兵正向下士羅斯解釋。於是大尉阿爾納斯就走到他們那里去，對羅斯說了幾句話。我們躲得遠遠的，因為我們害怕，爲了這樣好奇的表現，羅斯會痛打我們的。但我們依然被發覺了，羅斯敲了一個手勢，機械師格塞納夫斯基就把我們運到廚房里，而把波蘭人從別墅里帶走了。幾分鐘以後，我們就聽見槍聲。德兵和下士羅斯不久就回來，熱烈地談論着。很想明白德國人怎樣處置了被扣留的波蘭人，科那霍夫斯卡雅和我就又走出街來。阿爾納斯的副官，和我們同時從別墅的大門走出來用德語向羅斯問了幾句話，羅斯也用德語回答說：「一切照例辦理」。

我懂得這些話，因為德國人談話時常說這些話。我從發生的一切情景下了結論：「波蘭國波蘭人一定被槍斃了」。

關於這一點，科那霍夫斯卡雅也作了類似的陳述。

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因為別墅中發生的事件而驚駭，就決定請口，親自在別墅中做工。一九四二年一月初，每月工資從九馬克減到三馬克，就乘這機會，據米海洛娃的提議，他們不去做工了。當天晚上，有一輛車子開來押他們，把他們解到別處去，禁錮起來以示懲罰。米海洛娃禁錮八天，亞勒克舍耶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各禁錮三天。他們監禁期滿後，三個人都被開除了。

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在別墅中做工期間，都不敢把她們觀察到的在那兒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互相交談。只是到了被捕關在禁閉室里的時候，她們才在夜里討論起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訊問時，米海洛娃陳述：

「在還兒，我們才第一次坦白地談論在別墅中發生的事情。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說了，科那霍夫斯卡雅和亞勒克舍耶娃，原來也都知道所有這些事情，不過像我一樣，不敢對我談起這些事情罷了。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德寇在「羊山」這里常常槍決的正是波爾戰俘，因為亞勒克舍耶娃說：一九四一年秋天，有一次工作完畢回家時，她目擊到德國人怎麼把一大批波爾戰俘驅逐到「羊山」森林里去，然後她就聽到那里有槍聲響出來」。

關於這一點，亞勒克舍耶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也作了同樣的陳述。

亞勒克舍耶娃，米海洛娃和科那霍夫斯卡雅，互相印證，就確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間，德寇曾在「羊山」別墅中集體槍殺波爾戰俘。

亞勒克舍耶娃的陳述，由她的父親米海爾·亞勒克舍耶娃的陳述證實了，她早在一九四一年秋天，當她在別墅中工作的期間，她就已把她在別墅中所看到的德寇的所作所為告訴了她的父親。

「有很長的時間她什麼也不對我講」，米海爾·亞勒克舍耶娃陳述，「祇是回家的時候，她就訴苦

，說她怕在別墅中工作，並且說不知道怎樣才能從那裏擺脫出來。當我問她爲什麼害怕呢，她就說她常常聽見森林中有槍聲。有一次，回家的時候，她就祕密地對我講起「羊山」中德國人槍決波蘭人的事情。我聽過後很嚴厲地警告她，叫她千萬不能對其它任何人講起這件事，不然，德寇知道了那時就會使我家都要遭難的」。

波蘭戰俘常常分爲二三十個人一小批，由五名到七名的德兵押到「羊山」來，這一點也由特種委員會所訊問的其他證人證實了。這些證人就是「羊山」村落的農民基塞柴夫，卡丁森林中克拉斯尼波爾站的木匠克里伏塞柴夫，卡丁森林區格納茲多佛前站長伊凡諾夫，在同站服務的站長薩夫瓦台耶夫，波羅克村集體農場主席亞勒克舍耶夫，旅普寧諾教堂牧師奧格洛布寧及其他證人。

這些證人都聽到「羊山」森林中的槍聲。

斯摩稜斯克天文台主任天文學教授巴茲內夫斯基的陳述，對於證實一九四一年秋天「羊山」別墅內發生的事件，具有特別重大的重要性。

當德寇佔領斯摩稜斯克的最初幾天，巴茲內夫斯基教授被德寇強迫出任市長助理，他們任命律師門沙金担任市長一職，門沙金後來已和德寇一同逃跑，原來是一個叛徒，博得德軍司令部的特別信任，斯摩稜斯克司令長官施威茲尤其信任他。

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初，巴茲內夫斯基託門沙金向司令長官施威茲請示從第一二六俘虜營中把什格羅斯基教授釋放出來。門沙金答允幫忙，就向施威茲去說情，後來答復巴茲內夫斯基說：他的請求不能滿足，因爲照施威茲說：「已經奉到柏林訓令，規定對於俘虜要一律保持最嚴厲的辦法，不得放鬆一步。」

「我很不高興地反駁一句」——證人巴茲內夫斯基陳述——「還能够比營中現在的辦法更嚴厲嗎

！門沙金很奇怪地望住我，向我耳語，用低低的聲音回答說：「能夠的！俄羅斯人至少將消滅；至於說到波蘭戰俘，命令中說，當索性把他們斬草除根。」

「那是怎麼一回事？那怎麼能夠了解呢？」我歎氣說。

「這是應該就照這樣了解的。有從柏林來的這樣的指示。」門沙金回答，並且直爽地要求我：「爲了一切聖靈」，千萬不能把這件事對任何人談起……

和跟門沙金談過上面的話以後，大約過了兩個禮拜，我又由他接見了，我忍不住問他：「關於波蘭人有什麼消息」？門沙金躊躇了一會兒，後來還是回答了：「他們一切都已過去囉。施威茲特對我說，他們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什麼地方被槍決了」。

看出我很懊喪的樣子，門沙金又警告我：「對於這件事必須保守最嚴格的秘密！」然後，就開始對我「釋解」德國對於這件事的政策。他對我說：「槍斃波蘭人是德國奉行的反波政策總連索中的一環，尤其是因爲俄波條約的締結，德國這種反波政策就特別顯著了」。

巴茲內夫斯基教授并且向特種委員會陳述，他和德國司令長官署第七科科長喜什菲爾得的談話，喜什菲爾得是波羅的海日耳曼人，俄語講得很好。

「喜什菲爾得以庸俗的坦白口吻對我說：波蘭人的有害和下賤，已由歷史證明，所以減少波蘭人口就一定能使土地肥沃，而形成擴大德意志生存空間的可能性。喜什菲爾得對我吹牛說：波蘭境內已絕對沒有一個智識份子剩下來了，因爲他們已被絞殺，槍斃，不然，也一定被關在集中營裏了。」

巴茲內夫斯基的陳述，已由證人物理學教授埃非摩夫加以證實，埃非摩夫教授曾由特種委員會加以訊問，巴茲內夫斯基確曾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把他和門沙金的談話，告訴過埃非摩夫教授。

門沙金親筆在他的筆記簿中所作的備忘錄，提供出關於巴茲內夫斯基和埃非摩夫的陳述的書面證

明 這本筆記簿，含有未滿十七頁，是紅軍把斯摩稜斯克解放以後，在斯摩稜斯克市政廳的文公箱中抄寫的。

巴茲內夫斯基對於門沙金的筆跡很熟悉，由巴茲內夫斯基和薩定筆跡的專家，共同證實這本筆記簿是屬於門沙金的，是德軍所寫的。

由筆記簿中的日期判定，記述的內容是關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到同年十一月間的事。

在關於經濟問題（木柴、電力、貿易等）種種備忘錄之中，有門沙金所作的若干備忘錄，顯然是爲了提醒斯摩稜斯克德軍司令長官公署的訓令。

這些備忘錄，以充分的明晰性顯示出市政廳所處理的一系列問題，市政廳原來就是貫徹德軍統帥部一切訓令的一種機構。

筆記簿中首三頁，詳細記下關於組織猶太人「居留地」的程序，以及對付猶太人的壓迫辦法。

第十頁注明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記載着如下的話：

「凡脫逃的一切波蘭戰俘，都要加以扣留，解交司令長官公署。」第十五頁（未注明日期），有這樣的記載：

「民衆中間會傳說關於在「羊山」槍殺波蘭戰俘的事嗎？（交烏姆諾夫查辦）。」

從第一則記載中可以看出，第一、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波蘭戰俘還在斯摩稜斯克區，第二、他們那時正要被德當局拘捕。

至於第二則的記載就表明：德軍統帥部擔憂關於他所犯的罪行有在平民中間傳說紛紜的可能性，就發下特別訓令，以遏止這種揣度。

這一則記錄中所提起的烏姆諾夫，是斯摩稜斯克被佔領的最初幾個月中俄羅斯警長。

德寇挑撥的開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九四三年冬天，一般軍事形勢發生了對德國不利的劇變。蘇聯的軍事實力不斷增長，蘇聯和它的同盟國之間的團結益加強。德寇就決定發動挑撥離間，爲了這個目的，就利用他們在米丁森林中所犯的罪行，誣罪於蘇維埃政府機關。他們打算這樣子使俄羅斯人和波蘭人打起來，而掩蓋他們自己的罪跡。

斯摩稜斯克區庫普琴諾村的牧師烏格布寧陳述：「斯大林格勒事變以後，德寇開始覺得不穩固了，他們就發動這種勾當。人們開始談論：『德寇正拚命要想挽回頹勢』。

德寇着手佈置卡丁挑撥的勾當時，第一着就要物色『證人』，由誘惑、賄賂、或威脅的手段，使那些『證人』能作德寇所需要的證言。德寇注意到農民加夫里洛維奇·基塞萊夫了，他生於一八〇七年，住在離『羊山』別墅最近的地方。

基塞萊夫，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說被傳到秘密警署去，他們以報復的手段恐嚇他，要他提出虛妄的證言，大意說：他確實知道：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布爾塞維克曾在『羊山』內政人民委員會管理處席間別墅中槍斃過波蘭戰俘。

關於這一點基塞萊夫陳述：

「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兩個警察到我的家裏來，命令我到李納茲多佛火車站秘密警署去。當天我就到秘密警署，辦公處就在火車站旁三層樓的房子裏。我走進的那個房間裏，有半個德國軍官和譯員。德國軍官開始由譯員向我訊問，問我在那一區住了多少時候了，問我的職業，問我的物質生活環境怎麼樣

我告訴他：自從一九〇七年以來，我就住在「羊山」區的村落中，在我的農場上工作。聽於我的物質生活環境，我說，我須忍受困難，因為我老了。而我的兒子們都在打仗。

關於這個話題作了簡短的會談以後，那個軍官就說，據秘密警署所有的情報，一九四〇年在卡丁森林內「羊山」區域，內政人民委員會人員，曾槍斃波蘭軍官，他問我關於這件事能提出什麼證言？我說：我根本就從來沒有聽見過關於內政人民委員會在「羊山」槍斃人的事情，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向軍官解說，因為過去「羊山」是絕對開放的遊客很擠的地方，如果在那兒槍斃過人，附近各村的全體居民一定都會知道的。

軍官向我說：不管怎樣，我必須作這樣的證言，因為那事硬是發生過的。並且向我保證，我如作這樣的陳述，就可以得到重重的獎賞。

我又對軍官說，關於槍斃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一般說來，在打仗以前在我們這地方根本就決不會發生這一種事情。而那軍官不顧這些，頑固地硬要我提出偽證。

經過我已講過的最初的談話以後，在一九四三年二月間我才又被傳到秘密警署去，那個時候，我已聽說附近各村的其他居民，也曾被傳到秘密警署去，要他們提出像要我提出的同樣偽證。

在秘密警署裏，第一次訊問我的那軍官和譯員，又硬要我陳述我曾目擊到一九四〇年內政人民委員會實行槍斃波蘭軍官的莫須有的事情。我又對秘密警官說：這是謊話，因為在戰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槍斃人的事情，我決不能提出虛妄的證言來。但是，譯員不理我的話，從抽屜裏拿出抄好的文件來，對我唸一遍。那上面說：我，基萊夫，是「羊山」區一個村落中的居民，親眼目擊到一九四〇年內政人民委員會人員槍斃波蘭軍官的事情。把這文書唸過以後，譯員就叫我在上面簽字。我不肯簽字。譯員

就罵，威嚇，脅迫我簽字。最後他說：或則你立刻簽字，或則我們就使你滅亡。請你自己選擇吧！」

「我被威嚇得害怕起來，就在那文書上簽了字，我那時想：事情就會那樣結束了吧。」

德人準備了各種「代表團」來參觀卡丁墳墓之後，就教基塞萊夫向來到那里的「波蘭代表團」報告基塞萊夫完全忘記了他在秘密警察那里簽字的報告的內容，言詞混亂，結果竟拒絕說話。因此，秘密警察就把基塞萊夫捉去，在一月半內，經過許多次的毒打，才使他同意再作「公開的演說」。

關於這點基塞萊夫說：

「在實際上，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在一九四三春季德人宣傳說：在卡丁森林的「羊山」區他們發現了波蘭軍官的墳墓，說這些軍官是被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一九四〇年槍決的。

不久之後，秘密警察翻譯員來到我的家里，把我帶到森林的「羊山」區去。

當我們離開我的住宅無別人在場的時候，翻譯員向我警告說，我必須向到森林來的人們敘述我所簽名的那類文件里所述說的事情。

當我走到森林那里，我看見掘開了的墳墓和一羣外國人。翻譯員向我說，這是「波蘭代表團」，他們特別那里來觀察墳墓。

當我們走近墳墓的時候，這「代表團」用俄語向我發出關於槍決波蘭軍官的許多詢問。可是我自從到秘密警察那里去過後，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我把在那里簽名的文件的內容完全忘記了，弄得我混亂起來，結果我說我完全不會知道槍決波蘭人的事情。德國軍官因而憤怒不堪，而翻譯員就很兇猛的把我從「代表團」那里抓走，教我遠去。

第二天早上，一個秘密警察軍官駛汽車到我家裏來，他宣佈要把我捕去送到斯摩稜斯克監獄。我被捕後問過許多次，但毒打比問更多。他們把我首次帶去施行毒打並罵我說，我丟了他們的臉，於是把我帶到獄室去。第二次他們又叫我去，並告訴我，我必須當衆聲明我親兄弟爾什維克槍決波蘭軍官，不然，秘密警察不相信我情願做去，就決不釋放我的。我向軍官說，我情願坐牢不願當衆說謊，因此我又遭到一陣的毒打。

我受到這樣的幾次刑訊，後來我的體力衰弱了，聽覺也頹敗了，右臂不能舉動。

約在我被捕的一個月以後，德國軍官又叫我去並對我說：「基岑萊夫，你看還是你的頑固的結局了。我們決定殺了你。在早上我們就把你帶到卡丁森林去，把你吊死。」我請求軍官不要處決我，我向他解釋說，我不會做槍決的「殺人」的，我平時都不會說謊話，因此恐怕我說話時又會弄不清楚的。軍官堅持不許，過分鐘以後，幾個兵士走進來，用橡膠棍開始向我猛擊。

我不願再忍受這種酷刑，終究允許他們，願當衆敘述布爾什維克槍殺波蘭軍官的神話。此後，我釋放了，但條件是德軍要我到卡丁森林去當「代表團」說話……

在把我帶到森林墓地之前，翻譯員常到我家裏來，帶我出去，引到一旁以便不教別人聽到，他花了半個鐘頭的時間，教我記清楚我應該所說的關於一九四〇年內政人民委員會槍決波蘭軍官的偽造事實。

我記得譯員對我大概講了下面的話：「我住在離內政人民委員會別墅不遠的『羊山』區的一個村子當中。一九四〇年夏，我看到怎樣將波蘭人拖到林中而在黑夜就在那里槍決」。必須照原話宣稱「這是內政人民委員會幹的事」。

當我把譯員告訴我的話背熟之後，他就帶我到林中拋開的樹旁，並強迫我向來此的「代表團」們把這完全重複一遍。我講的話嚴受管束，並且是由秘密警察的譯員指點。

有一次我乘到某個「代表」的寓所，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親眼看到布爾塞維克之軍隊前的這些波蘭人」。我沒有準備這問題，所以我就照實話說，即是說，在戰爭開始之前我還沒有看到波蘭戰俘，因為他們是在公路上工作。那時，翻譯把我用力推到一旁，趕我回家去。

請相信我，良心時時教我慚愧，因為我知道，槍斃波蘭戰俘軍官，確實是德軍一九四一年幹的，但是我沒別的出路，因為我常常受着再受逮捕及拷打的恐懼。

基塞萊夫關於他被召至秘密警察，以後的刑捕和毒打的陳述，也由與他一道住的他厝妻基塞萊夫·阿克西尼（生於一八七〇年），他底兒子基塞萊夫·瓦西里伊（生於一九一一年），他底媳婦基塞萊夫·瑪利（生於一九一八年）以及住在村上基塞萊夫家的一個小房的築路匠人謝爾格耶夫、提摩菲、伊萬·羅維奇（生於一九〇一年）證實了。

基塞萊夫在秘密警察被打傷後（脖子受傷、耳朵已聾的很厲害）也由法醫鑑定人證明了。

德人還想再對「羊山」兩公里半的格羅斯羅夫站去找工作人員來做「證人」。

在一九四〇年春，波軍俘虜來到該站，顯然，德人想得到鐵路員工的某些證見。爲了這個目的，一九四三年春德人就將該站前站長伊萬諾夫，該站值班沙瓦節夫以及其他等人召到秘密警察署去。

關於他被告到秘密警察的情形伊萬諾夫（生於一八八二年）說：

「這是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事。德國軍官教翻譯問我。他經過翻譯問我是什麼人，在格羅斯道站德軍佔領前做什麼，官問我是否知道一九四〇年春波爾被俘軍官乘滿大火車來到該站。

我說，我知道這事。

當時軍官問我，那是否知道就在一九四〇年那年的春天，布爾塞維克就在波蘭軍官來到後的不久馬上把他們就捕「羊山」槍決。

我回答說，我一點也不知此事，並且是不會有的事，因為一九四〇春天來到格涅斯道站的波蘭被俘軍官，在整整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以及在德軍佔領斯摩稜斯克之前，還看見他們担任修路工作。

德國軍官向我說，既是由德國軍官說布爾塞維克槍斃了波蘭人，那麼這事實一定是真的。「所以不必害怕——軍官往下說——什麼，你可平心靜氣地簽字承認波蘭被俘軍官是由布爾塞維克槍斃，你可做這事的證人」。

我對他說，我是個老頭，已六十歲了，我一個老年人不願意說沒良心的話。我祇可證明波蘭戰俘確於一九四〇年春來到格涅斯道站上。

當時德國軍官催促我答應要求的指陳，並答應我由監督提到行車的職務，任命我為格涅斯道（我在蘇維埃政權下担任過）站長，保證物質生活。

翻譯對我特別指出，我是離卡丁森林不遠的格涅斯道站的前任站長，我的證言對德軍統帥部非常重要，所以教我不要心裏難過給予這些證據。

我明白我是處在非常難困的地境，不幸已等待着，但是我還是拒絕了德國軍官以他所杜撰的證據過後，軍官就向我高叫，以毒打槍決威脅我，並說我不懂自己的好處。但我還堅決抱定自己的主張。

那時，翻譯在一張紙上用德文寫好一個簡短的口供，並以德文說它的內容。

在這個口供上，翻譯對我說祇寫着波蘭戰俘來到格涅斯道站的事實。當我說口供不僅要用德文，而且也用俄文寫時，軍官就發便大怒用橡皮鞭打我，並把我趕出房外……」

沙瓦節夫生於一八八〇年供稱：

「……我到秘密警察署供稱，在一九四〇年春確有幾車波蘭俘虜來到格涅斯道站，並乘汽車走了，但走到裏那我却不曉得。我又補充說：以後我在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會幾次地碰到這些波蘭人分成小隊修路。」

軍官對我說，我弄糊塗了，我不會在公路上看出波蘭人，因為他們已被布爾塞維克槍決，所以就要我對此作證。我拒絕了。

威脅刑誘了好久以後，軍官用德語和翻譯商量這事，當時翻譯就寫好一個供狀，遞給我簽字，並且說這兒就是寫的你的口供。我請求拿給我自己看一遍，但這個翻譯開口罵我，並命令我馬上簽字後溜開。我遲疑了一回兒，翻譯拿起腦上掛的橡皮棍子打我。過後我就在掉到跟前的供狀上簽了字。翻譯說我回家後千萬不能對別人說，不然就要槍斃我……」

找尋的「證人」不僅上述的人們。德軍還想搜索內政人民委員會從前的工作人員以強迫他們提出他所需要的證言。

德軍偶然捕到了斯摩稜斯克州內政人民委員會管理局車房的工人伊格納糾克，利用威脅拷打的手段逼他承認不是一個車房工人，而是一個汽車夫，並親自運送要槍決的波蘭俘虜。

伊格納糾克生於一九〇三年，對這事供稱：

「當警察署長阿爾菲爾齊克第一次詢問時，他說我進行過反對德國當局的宣傳，同時問我在內政人民委員會做什麼事。我說，我在斯摩稜斯克州內政人民委員會管理局當車房工人。阿爾菲爾齊克在這個詢問中教我承認我不是在內政人民委員會管理局當車房工人，而是當汽車夫。」

阿爾菲爾齊克因向我沒有得到必要的口供，他於是就忿怒起來和他的一位叫做若爾若的助手用一塊破布用力把我的頭和嘴包起來，脫了我的褲子，把我放在凳子上開始用橡皮棍打來。

以後又叫我去問話，阿爾菲爾齊克要我寫出假的證書，承認在一九四〇年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機關會在卡丁森林槍斃波蘭軍官，這是一個汽車夫，曾經把波蘭軍官運到卡丁森林，參加過槍決的事。阿爾菲爾齊克允許我答覆這個供詞，就可把我從監獄釋放，並可提拔我到警察署工作，報酬也很好，否則就要槍斃我……

以後一次，亞歷山大羅夫的代理人又問我，他同阿爾菲爾齊克一樣，要我供出槍斃波蘭軍官的假的證據，但是我也拒絕對他提出逼出來的口供。

這次詢問過後，就又打聽，送我到秘密警察……

……在秘密警察之中，也同我在警署一樣要我承認一九四〇年蘇維埃當局槍斃波蘭軍官以及我這個汽車夫知道此事的證據。」

在德國外交部所出版的文書中，除了登載着上面所說的德軍關於「卡丁事件」所偽造的證件，而指出了這人基塞萊夫外，並以格勃稜夫（即格杜諾夫）（一八七七年生），西爾維爾斯托夫，格里高里（一八九一年生），伊萬·安得列夫（一九一七年生），米海伊爾·若古列夫（一九一五年生），伊萬·克里涅塞爾茨（一九一五年生），瑪特維·沙哈羅夫（一八九三年生）為「證人」。經查驗證實，上述諸人之前兩人（格勃稜夫及西爾維爾斯托夫）已於一九四三年紅軍解放斯摩爾斯克之前死了；其次的三個人（安得列夫，若古列夫及克里涅塞爾茨）已同德軍一道走了，或者是被德軍強迫押走了，而最後一個瑪特維·沙哈羅夫——從前為斯摩爾斯克車站的一個掛號員，德軍佔領期間當新巴節克村的村長，則已由特種委員會找到加以訊問。

沙哈羅夫說到德軍如何從他口裏得到他所必要的虛偽的關於「卡丁森林案」的證言：

「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初——沙哈羅夫說——格涅斯道秘密警察的一個職員來到我的房屋，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祇說軍官叫我。

我到秘密警察後，德國軍官請翻譯向我說：「我們曉得你在斯摩稜斯克車站上當掛號員，你一定要說出一九四〇年波蘭俘虜車道經斯摩稜斯克而開往格涅斯道站，以後就在「羊山」林中槍斃波蘭人的事。」

我回答說，波蘭人乘的車確在一九四〇年經過斯摩稜斯克向西端走，但開到那一個車站，我却不知……

軍官說如果我不好好講，他就用強迫手段。說完這話後，他就拿起一根橡皮棍來打我。過後又把我擺在長椅上，軍官和翻譯共同動手打我。究竟打了多少下，我已記不清楚了，因為我很快昏過去了。

當我清醒過來時，軍官要我在口供上簽字，我因害怕毒打槍斃就胆小地說出了假的證言並在口供上簽字。簽字以後，我就由秘密警察出來：

在晚間對秘密警察的監獄裏，大約是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中，翻譯來到我家說，我必須到德國將官那裏去證實我的口供。

當我來到將軍那裏的時候，他問我說：我是否承認我的口供。我說我已經承認了，因為翻譯員在路上一曾經警告我說，如果我不認口供的話，我將遭到比我第一次到秘密警察局去重要厲害的毒打。我因畏懼壓迫，就回答說，我承認我的口供。翻譯員教我舉起我的右手並告訴我說，我已經發過誓，可以回家去了。

此外並察明，德人曾向其他的人採用勸告、威脅及刑罰以謀獲得他們所希望的證言，尤其對過去斯摩稜斯克副隊長卡維爾計納夫，該副管理員及副夫等諸人。

德軍因為想獲得足夠的證人，就在斯摩稜斯克城內進行張貼下面的告示（告示的原件現存特種委

員會)說:

「公告居民，誰能通知關於布羅塞維克於一九四〇年在格涅斯道——卡丁公路附近的「羊山」森林屠殺了被俘波蘭軍官及教士的事實？誰見到過從格涅斯道到「羊山」的路上的卡車隊和看到或聽到槍聲的事實，誰人知道居民未能說出此種事實的？任何一件關於這方面的報告都可獲得獎賞。在斯摩稜斯克，一切報告均須呈交模賽那雅街第六號德國警察局，在格涅斯道須呈交火車站附近第一〇五號門牌德國警察站。

戰地警察中尉佛斯署名。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日」

這個告示並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刊載在德人斯摩稜斯克出版的「諾維普特」報——第三十五號（一五七）里面。

關於德人懸賞征求「卡丁事件」的證人的事實，曾由特種委員會詢問過的斯摩稜斯克城居民如索科羅娃、普青娜、比奇科夫、波恩連累夫、烏斯提諾夫多人證明。

改裝卡丁坟墓

隨着尋找「證人」的時候，德人並相應對卡丁森林的坟墓作種種準備：去掉被他們槍殺了的波爾俘廣衣服上的一切關於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後的一切文件，根據德方的挑撥謊言，波蘭人是在這時候被布羅塞維克槍斃了的，移去一切以揭露這個挑撥謊言的證明物品。

經特種委員會的調查後查明，德人爲了這一個目的，特從第一二六號戰俘營里抽選俄羅斯戰俘五百名。

特別委員會已獲有關此事的許多證人的陳述。
特別委員會特別重視俘虜營醫務人員的證明。

醫學博士什霍夫曾於德軍佔領斯摩稜斯克時，在第一二六號俘虜營里服務，他證明說：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初的時候，幾組體力強壯的戰俘（約五百名）被選出來，說是派去掘戰壕。但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回到營里來。」

醫學博士赫米羅夫也在這個俘虜營服務，他證明說：

「我知道大約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下半或三月初，約有五百個紅軍戰俘從營里派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們說俘虜是派去掘戰壕，因此所抽選的都是體力相適的」……

醫務護士倫科夫斯卡雅和提莫費耶娃。證人奧爾羅娃、多布塞爾多娃及科捷特科夫都作了與上述相等的證言。

這五百個蘇維埃戰俘究竟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已由證人莫斯科夫斯卡雅證實。

居民亞勒克山德拉·米凱羅夫娜·莫斯科夫斯卡雅住在城郊，曾於德軍佔領期中在德軍一隊的廚房里工作，她曾應調查德軍暴行的非常委員會的召請，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給予重要的證明。

她向特別委員會說，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時，在他去工作之先，她曾往森伯河畔的她的木舍去攜取柴木，她在那裏發現一個不認識的人，經考察才知道他是俄羅斯戰俘。

生於一九二二年的莫斯科夫斯卡雅證明說：

「我問他談話之後，才知道了以下的事實」。

他叫尼可拉·埃哥羅夫·列寧格勒人。自一九四一年年底以來，他就被囚在斯摩稜斯克城第一二六號俘虜營內。一九四三年三月初，他同幾百個戰俘從俘虜營被送到卡丁森林去。德人強迫他們（埃哥羅夫

他在內）掘開埋葬着波蘭軍官制服的尸體墳墓，他們把尸體拖出，並在尸體的衣袋中，取出一切文件、信函、相片等。德人嚴令不得遺留任何物品於尸體衣袋中。兩個戰俘被槍決，因為他們搜索了尸體之後，德國軍官發現他們還未將衣袋中一切物品取出。

從尸體衣袋中取出的文件、信函等，經過德國軍官檢查後，又教俘虜將一部份文件置入尸體衣袋中，餘則集成大堆放火焚毀。

此外德軍官命俘虜將德軍官從攜帶來的匣里或衣箱里（我記不清楚了）取出的文件也放在波蘭軍官尸體的衣袋里。

所有俘虜，都在卡丁森林中露宿並由守兵森嚴看守……

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初，德人所計劃的工作顯然已經完結了，因為那三大內，都沒有波蘭俘虜工作；在一個晚上，突然所有戰俘都被喚醒被帶到一個地方去了。守兵已經增加。埃哥羅夫感到這是那裏發生，開始注意到一切事情。他們走了三四個鐘頭，不知究竟走到那裏去。後來他們到去森林里的地坑那里。他看見俘虜被分開小組，被趕到地坑那里去，然後被槍決了。

俘虜都驚惶叫驚起來。離埃哥羅夫不遠的地方，幾名戰俘還擊守兵，其餘的守兵也是到那裏去。埃哥羅夫就乘這混亂的機會，逃到森林去，聽到他後面傳來的叫驚聲和槍聲。在聽到這樣叫我終身都不能忘記的可怕的故事之後，就請他到我家裏去，烤火取暖，並在我家裏躲着，等到他恢復了健康。然而埃哥羅夫拒絕了我的召請……他說無論如何他就在當夜離開那裏，設法通過前線回到紅軍隊伍里去。

可是那天晚上埃哥羅夫不會離開那裏。次晨我去看他，他還在木舍里。我才知道昨夜曾經睡舍走了約五十步，就感覺力不能支，不得不又回到木舍里來。長久的俘虜生活與幾天來的飢餓顯而使他被弱不堪了。結果我決意要他住在我家一兩天，稍稍休息。我給埃哥羅夫東西食了之後，才去工作。當我在傍

德軍來攻的時候，鄰家瑪利亞，巴拉特娃和埃卡特利娜·卡巴諾夫斯卡雅謝我說，在當天的下午德國警察圍我的木舍，我到了紅軍俘虜，已經把他捉去了。

因為德國警察在莫斯科夫城卡雅的木舍里發現了戰俘埃庫羅夫，他被德軍帶去，隨後薩匹戰俘營。莫斯科夫斯卡雅被審訊時堅決否認她知道她的木舍里藏有戰俘。德秘密警察既得不到莫斯科夫斯卡雅的口供，而埃庫羅夫顯然也未曾洩露這一事實，她就被釋放了。

當德軍攻佔莫斯科夫城卡雅時，在卡雅森林工作的戰俘，除揮掘開那里的墳墓的工作以外，還要繼續開闢別處德國軍隊森林保護區，並被發到掘開了的墓坑去。

蘇聯軍隊被德軍在卡雅地方槍殺的人們的屍身被運到墳墓場，這是一項實地工作，由工人機械工程師薩哈捷夫證明。

蘇哈捷夫（生於一九一二年），曾在德軍佔領斯摩稜斯克期間在該城一麵粉廠任機械師，他向特種委員會證明說：

「……有一次，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下半月，我曾和麵粉廠的一個略懂俄文的汽車夫談話。因此，我知道他正為駐紮在薩文基村的部隊運麵粉去並於次日再返斯摩稜斯克，我請他帶到那里去，以便在村里買點油脂。我以為乘德人的車子可以免掉路上的檢查，這個德國汽路夫允許了我的請求。

但要我把錢給他。在當天的晚上九點鐘以後，我們的車子沿着斯摩稜斯克——威得比斯克公路駛去。車上只有汽車夫和我。晚上雖有月光，而低霧籠罩着道路，不能遠視。大約駛到離斯摩稜斯克二十二公里至二十三公里的一座公路上，被毀的橋樑附近道路要在崎嶇斜坡地方轉一個灣。我們的車子正在轉灣的地方，突然遇到從前面霧里開來了一輛卡車，向我們衝來。不知道是因為我們的車子的停輪機壞了

，或是因爲司機沒有經驗，就來不及把車子停着，又因路道不寬，我們的車子就把開來的卡車撞倒了。幸而還不厲害，因爲那輛車子的右輪落到溝坑裏，車就掉到斜坡上了。我們的車子還是立着。司機和我立刻跳下車來，跑去看那輛掉下去的車子。我感覺到有腐肉的氣味，顯然是從那輛車子里發出來的。及到我走近車子的時候，我看見車上所載的東西是用油布蓋好，並用繩子捆着的。因撞車時把繩子弄斷了，車上的東西一部分就落在斜坡的坡上。這原來是可怕的着有軍服的波蘭人的尸體。

我們繼續向前進行的時候，大概有六七個人在卡車的附近，一個德國司機，兩個帶有手提機關槍的德國兵士，其餘則是俄羅斯戰俘，他們說的是俄國話，也穿着俄羅斯軍服。

德人罵我們的車夫，其後，就又把車子扶起。大約兩分鐘後，還有兩輛卡車也駛到那里來了，大約有十個德人和俄國戰俘從那兩輛車子跑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共同推拉那輛車子。我乘機低聲向一個俄國戰俘說：「這是什麼東西？」他告訴我：「自從許多晚以來我們不斷的把尸體運到卡丁森林去」。被撞倒的車子還未拖起來的時候，一個德軍下士就教我們的車子立刻駛離那里，因我們的車毫未受傷，司機就把車向波蘭國境上公路駛去了。

當我們已經兩輛油布蓋着的卡車的時候，也感覺到死尸的臭氣。

蘇哈捷夫的警官，經由夫拉地米爾·阿凡西維奇·埃果羅夫證實了，埃果羅夫在德軍佔領期內曾在警察隊里服務。

埃果羅夫說明說：因爲他當時是看守着莫斯科——明斯克和斯摩爾斯克——威得比斯克兩公路交叉點的一輛卡車，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某月初的時候，他在幾天晚上，看見幾輛載着許多卡車，用油布蓋着，帶有死尸的臭氣，兩輛駛離斯摩爾斯克向駛去，在司機的座位旁，還坐有幾個人，有些帶有武器，無疑的他們是德國人。

埃果羅夫把他所見到的事情，向烏爾西波夫卡村警察站長卡什馬·德米西諾維奇，哥羅諾夫報告。

哥羅夫納夫教他「嚴守秘密」，並說：「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干預德人的事情」。

德人用卡車把屍體運到卡丁森林去的這一事實，並由夫羅爾·馬克西奧維奇·雅科夫勒夫——斯科羅夫（過克斯摩羅克維館托林司供糧品的代理人，在德軍佔領期間曾任卡丁區警察局長）所證實。他說：

有一次，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他親眼看見四輛用油布蓋着的卡車，沿通往卡丁森林去的公路上駛去，車上有幾輛帶有手提機關槍和步槍的兵士。由卡車那里傳出尸死的臭氣。

由上面的種種證據看來，可以斷言，德軍還在別地方槍決了波蘭人。德人把屍體運到卡丁森林來，其目的有三：第一、想這樣來消滅他們所犯暴行的跡跡；第二、把他自己的罪惡掩護到蘇維埃政府身上去；第三、把卡丁森林墳墓里的「布塞維克的犧牲者」的數目加大起來。

「遊覽卡丁基地」

一九四三年四月，德國侵略者完成了對卡丁森林墳墓的一種準備工作之後，就在報端和廣播發動廣大的宣傳，想把他們對波蘭俘虜的暴行，推諉到蘇維埃政權身上。德方挑撥的宣傳方法之一，就是組織斯摩稜斯克和城郊居民與和德佔領國及附庸國「代表團」參加卡丁墳墓。

特種委員會曾詢問許多參加「遊覽」卡丁森林墳墓的德人。

德人朱希特夫（病單、剖學專科醫生，曾任斯摩稜斯克法醫）向特種委員會證明說：

「屍體的服裝，特別是大衣，皮靴及腰帶完全未壞。服裝上的金屬品——腰帶的扣節，扣子、綳子、鞋面上的釘子等——並未生許多鏽，有些金屬品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光輝。能夠看到的屍體的某些部份

「面、頸、手臂、——呈現一種污穢的綠色，有時是深褐色，但決沒有完全腐壞解體的情形。有些地方，還可看到踝着的白肉和一部分筋肉。當我在掘墓的地方的時候，人們正在把屍體從大墓坑的底下拖出。他們使用鉄錘和其他的工具在工作着，並用手去搬移屍體，拉攏屍體的手或脚或衣服從一地拖到另一地。我決不會一次見到屍身因而解體，或手脚被拉掉了的情形。」

因為考慮到上面的情形，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屍體決不像德人所說的已經在地下埋葬了三年了，而是在地下埋了不很久的日子。我知道許多屍體的腐爛，比單獨埋一個人的墳墓要快的多，我得出一個結論以大批埋人的證據，大約是在幾年半以前葬的，可能是在一九四一年秋或一九四二年春天。參觀了挖墳的結果，我堅定地相信，這種駭人聽聞的罪行，是由德軍幹出來的。」

特種委員會詢問了參觀了卡森林的無數證人，都證明屍體的衣服，衣服上的金屬部份，鞋子、甚至肉體本身都還很好保存着的，被詢問的人之中有：斯摩稜斯克自來水管網經理顯茨夫，卡丁學校女教員威特洛娃，交通部斯摩稜斯克分局電話生什切特洛娃，波洛克村居民阿列克謝耶夫，新巴節克村民克里涅斯爾茨夫，格涅斯道夫姑植班沙比節耶夫，斯摩稜斯克女公民普什奇娜，斯摩稜斯克第二醫院醫生西道魯克，該院醫生可沙列夫等等

德人企圖掩飾他們的罪迹。

德軍所組織的「參觀」並未達到目的。凡到過墳地上的人都相信在他们面前擺着的，是德國法西斯最醜案最昭彰的挑釁。所以德軍當局方面就採取一切手段壓迫懷疑的人們緘默起來。

特種委員會得到許多證人的指陳，他們說到德軍當局如何迫害那些懷疑或不相信挑釁的人們。開除他們的工作，逮捕他們，並以槍斃來威脅。委員會斷定因「不能保守秘密」而遭槍決的案子有兩起：這就是因犯法而槍決了的前德國警察沙格伊諾威及在卡丁森林挖墓的耶格洛威。

關於德軍對參觀了卡丁森林後而抱懷疑的人們的迫害，有這樣的指陳：斯摩稜斯克第一藥房差人如巴列娃，斯摩稜斯克大林區衛生局醫生助手考斯洛夫及其他等人。

前卡丁區警察局長雅致夫列夫·索考列夫指陳：

「對德軍衛戍部造成了引起嚴重騷慌的局面，就地對警察機關下令，無論如何要限期打消一切有害的談話並逮捕一切不信「卡丁事件」的人們。

我以警察局長的關係也接到這種指示：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尾卡丁村的德軍衛戍司令波拉烏格上尉的命令，以及六月初斯摩稜斯克區警察局長卡麥茨克的命令。

我召集了我這一警察段中的訓導會議，在會議上我提議阻止把每一個對卡丁墳墓表示不相信或懷疑德軍所傳布爾塞維克槍斃了波蘭戰俘的人們交給警察。

履行德國當局這些命令，我顯然是違背良心了，因為自己相信「卡丁慘案」，是德國的挑釁。當我個人「參觀」卡丁森林時我完全相信這一點。

德軍見當地居民「參觀」卡丁墳墓未達目的，於是德國佔領軍當局在一九四三年夏就命令填起這些

墳墓。

德國古領軍官在由斯摩稜斯克退却之前，開始催促消滅他的罪跡。『二程建設營第五三七司令部』所佔的別墅完全放火燒為灰燼。德軍在波洛克行所發現的三湖姑娘——柯列夫謝那娃，米海伊洛娃及考納哈南斯卡雅——為他帶走，或者也已滅。德軍並發現了他主要的『證人』考斯列夫，但他已回他的家屬藏起來了。德軍燒了他的房子。

德軍還抓住其他的『目擊者』——格涅斯道夫站前任站長伊方諾夫，該站前任值班沙瓦節耶夫，以及斯摩稜斯克前任站長沙哈羅夫。

在由斯摩稜斯克退却的最後一刹那，德國法西斯佔領軍找到了巴斯列夫斯克教授及耶非莫夫教授。二者均得逃避於死，祇因他們及早就躲走了。

然而，德國法西斯賊黨掃滅他底罪跡的企圖終未成功。

法醫鑑定人對被掘出來的屍體的檢驗，已明顯地無可爭辯地證明波蘭戰俘的槍決是德軍自行下手的。以下就把法醫鑑定人的判決書了出來：

法醫鑑定書

根據關於調查及追究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丁森林（斯摩稜斯克附近）槍殺波蘭軍官情況的特種委員會的指示，法醫鑑定委員會由下述的人組成：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法醫總鑑定人，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國家法醫科學研究所所長普羅左羅夫斯

莫斯科國立第二醫學院法醫教授，醫學博士斯摩利陽諾夫。
病理解剖學教授，醫學博士維羅巴耶夫。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國家法醫科學研究所解剖分院長科學家塞門諾夫斯基。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國家法醫科學研究所法律化學分院長科學家希瓦伊科娃助教。

參加工作者：

西路總法醫專家醫務少校尼科爾斯基。

日軍法醫專家，醫務主任布梭耶道夫。

第九二病隊解剖實驗所所長醫務少校蘇洵金。

醫務少校奧格洛林。

專科醫生，醫務上尉沙第考夫。

醫務上尉費什卡列涅。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進行掘墓並在距斯摩利斯克城十五公里的卡丁森林中的「羊山」區域對埋在坟中的波軍戰俘的屍體進行法醫調查。波軍戰俘的屍體被葬在公墓中，公墓約計六〇乘六〇再乘三公尺之大，此外，在個別墳墓中，其尺寸約七乘六乘三、五公尺。由坟中掘出及檢驗過的屍體計五百二十五具。

屍體的遺留及法醫研究可確定：

(a) 屍者的個性；

(b) 死的原因；

(c) 埋葬的久暫。

案情：

見特種委員會報告，

客體材料：

見屍體法醫檢驗紀錄。

結 論

法醫專家委員會根據對屍體的法醫考查結果，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對坟墓的發掘及由其中抽出的屍體斷定：

(甲) 在成批的波蘭戰俘屍體中，發現穿着便衣的屍體，其數目與被調查的屍體相較很微（在抬起的九二五具屍體之中共計二人）；屍體上都穿着軍靴；

(乙) 雖係屍體的衣服證明他們係軍官，部分的人為波軍的士兵；

(丙) 在考卷破釋了的衣服皮鞋及口袋時，發現有扯去了口袋的和口袋破了的，證明每個屍體上，全部（皮帶、褲子等類）通通都帶着屍體上經過搜查的痕跡；

(丁) 在某些情況，在搜查衣服時發現有口袋完整的。在這些口袋之中，以及在衣裏扯壞和扯破的口袋之中，在褲子的皮帶上，在褲袋上，以及在襪子裏，發現有破報紙，小鬍子，讚美辭書，郵票，筆記及其它文件，以及珍貴物品（金條，金幣），煙斗，鉛筆刀，捲煙紙，手帕等等；

(戊) 在檢驗他們之際，一部分文件證明日期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二日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己) 衣服上的布紋，尤其是皮帶，軍裝，褲子和外面的背心都很好的保存着，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它用手撕破；

(庚)在很少的一部分屍體上(九二五人中的二五人)，發現兩手都用白色的繩子翻背攪捆着。屍體上的衣服，也正是這個事實：軍裝、襯衣、皮帶、褲子、襯褲的緊緊穿着，皮鞋及皮鞋在腳上穿着，圍巾及領帶圍着脖子打着，別針釘着，襯衫頂到褲子裏面——所有這一切證明在早是沒有在身上及屍體的四肢上做過外部的檢查的。

頭皮的完備無缺，以及在頭上和胸前肚子(九二五人中三人除外)上的沒有絲毫刀傷和其它檢查行動的象征，已指明照法醫專家委員會所掘出的屍體看，對屍體沒進行過法醫檢驗。

對九二五個屍體內外兩部的檢查，已有根據肯定頭及頸的槍傷，有四個人的頭蓋骨受傷，是用笨重的硬東西打破的。此外有少數人發見頭部和脖子都受了傷。

彈口的傷痕普通是一個口子，有很少的人才是一個槍口，——位於後頸骨凸起部分的後腦附近，大後脊骨的穴孔處或它的頂端。有很少的人，槍彈的入口在頸後平面的地方發現，相當於頸後的第一、二、三條脊椎部分。

槍彈的出口多半是在前部頭蓋骨上，少數人是在顛頂骨和天靈骨上。有二七個人的槍傷不明(沒有出口)，同時在腰的頭蓋部分，在骨頭中，在薄膜及腦部下面的彈道的末端，發見化了的，不甚響的或完全沒有變性的用自動手槍射出的子彈，尤其是七、六五公厘的自動手槍。

脊骨上入口的尺寸證明槍決時是使用着兩槍口徑的火器：絕大多數是不上八公厘的火器，即七、六五公厘的自動手槍，一小部分是八公厘以上的火器，即九公厘的火器。

頭顱破碎的性質以及在槍彈入口處偶然所發現的殘存的彈藥，說明了槍擊時是描準或幾乎正中的

入口與出口的相互的位置，說明了槍擊時是在向前低頭由背後射擊的。此外，彈道是在頭腦或頭腦

旁面的生命上重要的一部分通過的，同時腦神經的破壞是致死的原因。

在頭圍突部分所發現的用笨重東西打下的傷，與頭皮的槍傷混在一道，它本身不是死的原因。

由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期間對屍體所進行的法醫調查，證明了死尸決沒有一點腐爛或損壞，整個九百二十五個屍體都保存着——在最初一個階段屍體因濕氣受損（最平常而最厲害的是表現在胸部及腹部，有時是在四肢），頭一個階段屍體上的脂肪，最厲害的是基底拉出來的屍體上的脂肪），屍體肌肉以及脂肪構造沒有損壞。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身體上的肌肉與四肢，這保存的我們肉眼一見就明，保存着它的本色，胸腔及腹內的機關還照舊配置排列，在許多地方心臟上的肌肉，如經解剖，明顯的有各種的結構及其所具的色彩；頭腦之中則有典型的構造上的特性及明顯地表現出來的灰白兩種東西的界限。除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肌肉及器官而外，法醫鑑定人還抽出相當材料做進一步的考察及實驗室中的化學試驗。

屍體上肌肉及機關的保存，因發掘地方土壤的特性具有某種意義。

但坟墓的拋掘，屍體的抽出以及把它們擺到通空氣的地方時，它們便因一九四三年春天的熱度，濕氣而受點影響。這可影響到屍體破壞過程的劇烈發展。

但屍體的沒有腐爛，屍體上脂肪的構造，尤其是肌肉及內臟的很好的保存着，以及衣服的結實堅固，都給一個根據證明屍體是在不久以前才埋在地下的。

將「羊山」區域坟墓中的屍體及斯摩稜斯克城和附近區域——海節諾夫克，馬卡爾什奇納，列阿道夫克，一二六號集中營，紅色森林的其它地方的屍體比較（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醫鑑定人的起訴），應當承認「羊山」區域中波蘭戰俘屍體的掩埋，大約是在兩年前進行的。這個在屍體上發現的衣服中裝的證件，獲得完全的明證，駁倒了很早埋葬的日期（見三大頁「E」條與證件表）。

法醫鑑定委員會根據調查過的材料及結果認為：

利用槍決手段打死波蘭被俘軍官及一部分波軍士兵的起訴行為是難成立住的；

證明這次槍殺約在兩年前，即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間；

法醫鑑定委員會放棄了在屍體衣服中型的貴重物品及註明一九四一年的證件，已有事實證明德國法

西斯當局在一九四三年春夏所進行的檢驗屍體，進行的並不小心週到，而發現了的證據却證明槍殺是在

一九四一年六月之後進行的；

斷言一九四三年德軍所捆綁的被槍決的波蘭戰俘的屍體，為數是渺不足道的；

指出槍斃波蘭戰俘的方法與德國法西斯當局在暫時佔領蘇聯領土，其中如斯摩稜斯克，奧勒爾，哈爾科夫，克拉斯諾達爾，佛羅內茲槍決蘇維埃和平公民，及蘇軍戰俘時廣泛採用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法醫

總鑑定人，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 普羅左羅夫斯基

國家法醫科學研究所所長

莫斯科國立第二法醫研究所 斯摩里謝維契

院法醫教授，醫學博士

病理學部教授 維羅巴耶夫

醫學博士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

國家法醫科學研究所

解剖分院上級科學家 塞門諾夫斯基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

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

國家法醫學研究所
法律化學分院上級科
學家，助 徽

希瓦伊科娃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於斯摩稜斯克城

在屍體上找到的證件

除了法醫鑑定人在起脈狀中所確定的日期以外，德軍槍殺波蘭被俘軍官的日期（一九四一年秋，而非如德軍所肯定的一九四〇年春），也由掘波坎墓時所發現的證據證明了，這些證件上不祇是載明了有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日期，而且還有一九四一年春天到夏天（三月到六月）的日期。

根據所發現的證件，值得法醫鑑定人特別注意的是以下的：

（1）在九二號屍體上發現者：

由華沙寄交中央戰俘局紅十字會的信——莫斯科奎貝雪夫街十二號。信是用俄文寫的。在此信中，索菲亞·西格請求通知她丈夫托馬沙·西格的住址。信上註明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在信封上有德軍的郵戳——「華沙一九四〇年九月」與郵戳：「莫斯科，第九遠征軍郵局，一九四〇年九月廿八日」。以及用紅墨水寫的俄文批子：「由軍營轉交，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簽字不明。

（2）在第四號屍體上：

信封上註明〇、一一二號，由塔諾波爾寄，蓋有郵局的圖記：「塔諾波爾，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親筆信及住址顏色已不明。

(8) 在二〇號屍體上：

(1) 一九三九年十月定例第(一)〇三九三號收據，考斯費收到列萬道美斯基，愛都阿爾德·阿丹莫維奇的金銀後發給他的收據。在收條的背面有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出賣還受銀給猶威里爾托爾格的一個註字。

(2) 4 在第四〇號屍體上：

取條(號蘭丕)：斯摩德借羅斯克營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到阿拉什可維奇·佛拉第米爾，魯道爾維維奇的金銀後發給他的收條。在收條的背面有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五日出賣給猶威里爾托爾格的日期。

(5) 在第七十一號屍體上：

(在天主教的讚美書的第一四四與一四五頁之間，貼着一個很小的紙製的摹像。在像片的背面有一明顯的簽字，「蘇維尼」與日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

(6) 在第四十六號屍體上：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軍營收到阿拉什可維奇二百二十五個盧布後發給他的第一一一〇H收條。

(7) 在第四六號屍體上還有：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軍營收到阿拉什可維奇一百〇二個盧布後發給他的第一一一〇H收條。

(8) 在第一〇一號屍體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八日軍營收到列瓦道夫斯基一七五個盧布後發給他的第一一一〇H收條。

(9) 在第三五號屍體上：

用波文寫的未寄出的明信片，地址：華沙，波格爾爾十五號第四七號房間伊列·庫奇斯克。註明日
期爲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發信人斯坦尼斯拉夫·庫奇斯克。

總 結

由特種委員會搜集到的材料，即一百多個同單的目擊者的陳述，法醫鑑定人的材料，由卡丁森
丁墳墓中所開出的物證，都無疑地證明蘇聯軍事委員會的結論。

(1) 在新建羅斯克西爾德軍營中的波軍俘虜，在開戰以前担任築路的波俘，在德軍於一九四一
年九月後入新軍校新軍營以前都違背責任在那裏。

(2) 卡丁森和波文在德軍佔領軍當局在卡丁森林中將上述三個軍營的波軍戰俘成批槍決。

(3) 卡丁森林中波軍戰俘的成批槍殺，由德國化名爲「第五三七建築營司令部」的軍事機關執行，
其主辦人爲阿爾納斯大尉及其助手列克斯特上尉和哈特中尉。

(4) 由於一九四三年初德國屬個軍事政治形勢的惡化，德國佔領軍當局爲達到槍殺的目的，採取
許多方法以便把自己的罪行推測德蘇埃以權機關上，並使德波互相爭執起來。

(5) 爲達到這些目的：

(a) 德國法西斯強盜利用說服，收買，威脅以及野蠻的刑訊的手段，企圖由蘇蘇埃公民中找到證
人，並由他們方面得到虛偽的證明，好像波蘭俘虜是由蘇蘇埃政權機關於一九四〇年春槍決的。

(b) 德國佔領軍當局於一九四三年春將他們在別個地方槍決了的波蘭戰俘運到此地來，把他們帶
到卡丁森林中發掘的墳墓中，以便遮蓋自己所犯的罪惡而增多卡丁森林中「布爾塞維克野蠻的犧牲者」
的數目。

(6) 德國佔領軍當局在一個挑動而掘開卡丁森林的坟墓之際，爲由那裏抽出揭破他們的人證物證，僅利用五百個掃帚尖棍棒，但在他們完成此項工作之後，便將掃帚槍斃了。

(6) 法蘭西人的材料無疑地證明：

(a) 槍決時間——一九四一年秋；

(b) 德軍由子手槍斃波蘭戰俘時所利用的背後槍（手槍）類法，在其它城市，尤其是在奧勒爾、佛羅內茲、克拉斯諾達爾，以及斯摩棱斯克大批槍斃蘇維埃公民時，亦利用這種方法。

(7) 由目擊者的指陳以及法醫鑑定人關於德軍槍斃波蘭戰俘的結論，也完全由卡丁墳墓中拋出來，的物證和證明文件證實了。

(8) 德國法西斯強盜在卡丁森林槍斃波蘭戰俘時，貫徹了德滅絕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政策。

特種委員會主席，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科學院會員，布爾登科

委員會，科學院會員 A. 托爾迪泰，

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大主教 尼古拉

全俄陸軍部部長，總參謀長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考萊斯尼科夫

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科學院會員 波丹金

紅軍中央醫務管理處處長 斯密爾諾夫上將

蘇聯政府
外交部會主席

美爾尼科夫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四日於斯摩棱斯克城

——「真理報」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蘇聯聲明對波態度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關於蘇聯對波蘭態度的聲明。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由蘇聯政府授權發表如下聲明：

紅軍在順利的挺進中，突然出現在蘇聯和波蘭的國境上，追擊着退却的德軍，蘇軍已在蘇德戰場上作戰的波軍，一同強渡西布格河，越過蘇波國境，進入波蘭領土，這麼一來，就已為親如手足的苦難深重的波蘭人民，從德軍佔領下的解放奠定了始基。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充滿了單純的決心——擊潰德意志敵軍，並援助波蘭人民從德寇羅網下解放出來，使獨立的、強大的和民主的波蘭復興。

蘇聯政府聲明：它把紅軍在波蘭領土上的戰鬥行動，視為在獨立自主的友好的盟邦領土上的戰鬥行動。因此，蘇聯政府決不打算在波蘭領土上設立自己的行政機構，認為這是波蘭人民的事情，關於這個原因，它決定跟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就蘇軍指揮部和波蘭行政當局的關係締結協定。

蘇聯政府聲明，它決不追求關於獲得任何部分的波蘭領土或關於變更波蘭社會制度的目的，並聲明紅軍在波蘭領土上的軍事行動，專為戰爭的必要，專為希望援助友好的波蘭人民從德軍佔領下獲得解放而迫於不得已。

蘇聯政府表示堅定的確信，蘇聯的和波蘭的親如兄弟的人民，必將共同完成對德寇進行的解放鬥爭，並為蘇波友好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蘇波簽訂協定

協定全文

協定全文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關於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後蘇軍總司令和波蘭行政機構之間的關係協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願望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後，在波蘭共和國領土上蘇軍總司令和波蘭行政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友好精神解決，已締結本協定，內容如下。

(第一條) 在蘇軍開入以後在波蘭領土上軍事行動的區域內，在貫徹軍事行動所必需的期間，和作戰有關的一切事情方面的最高權力和責任，當集中在蘇軍總司令的手裏。

(第二條) 在已將敵人羈絆下所放出來的波蘭領土上，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一、依照波蘭共和國內法律，設立并領導後者所建立的行政機構。二、實施措施，以便更進一步編組波軍聯隊，并補充波軍；三、保證波蘭行政機構積極協助蘇軍總司令由紅軍貫徹軍事行動，并滿足紅軍駐在波蘭境內期間的要求和需要。

(第三條) 蘇維埃領土上建立的波軍部隊，當在波蘭領土上作戰。

(第四條) 蘇軍總司令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之間，當經由波蘭軍事代表保持接觸。

(第五條) 在直接軍事行動區域內，波蘭行政機構和蘇軍總司令之間，當經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保持接觸。

(第六條) 波蘭解放區的任何處份，一經不再是直接軍事行動的區域，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立刻完全負責，掌管關於民政的一切事務。

(第七條) 在波蘭領土上，蘇軍的一切人員，當歸蘇軍總司令管轄，波蘭武裝力量的一切人員，當服從波蘭軍法和條例，在波蘭領土上的平民，即便在反對蘇軍而犯的罪案中，也歸後者管轄，不過在軍事行動區域內所犯的罪案，不在此例，當歸蘇軍總司令管轄。在可以爭論的案件中，關於管轄權的問題，當由蘇軍總司令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互相商得同意來解決。

(第八條) 在蘇軍和波蘭武裝力量共同軍事行動的全期間，後者作戰上當服從蘇聯最高統帥部，而在關於編制和人事方面的事務，當服從波蘭武裝力量總指揮部。

(第九條) 關於和蘇軍駐在波蘭領土上有關的，以及和蘇聯領土上編組的波蘭武裝力量有關的財政和經濟問題，當締結特別協定。

(第十條) 本協定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俄文和波文各繕寫兩份，兩種全文具有同等效力。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立於莫斯科。

(簽字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代表莫洛托夫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奧蘇布卡——庫拉夫斯基

附錄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告波蘭人民書

國內的利流亡的波蘭人！在德寇纏絆下的波蘭人！同胞們！解放的時間已經到了。波軍已和紅軍一同渡過布格河。波蘭軍人在自己的祖國作戰。波蘭國旗又在苦難深重的波蘭疆場揚起來了。

波蘭人民歡迎人民軍的戰士，人民軍的戰士，跟蘇聯波軍的戰士團結在一起。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鬥爭和共同的旗幟。爲了祖國的光榮，團結在同一指揮下的一個波軍中的波蘭人，必將和勝利的紅軍一同走向新的戰鬥，以解放我們的祖國。他們越過波蘭全境進軍，痛殲着德寇，直到波軍的旗幟在專橫暴虐的普魯士軍閥的首都街上，在柏林的街道上飄揚起來。

同胞們！對德國佔領軍作戰的人民！波蘭國民會議的最高權力，已由旅外波蘭人組織。首先已由旅蘇波蘭愛國者聯盟以及他所編組的軍隊一致承認了。由戰鬥的人民所創立的波蘭國民會議，是波蘭唯一合法的權力出處。

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以及它在波蘭的特務機關，都是欺世盜名的權力機關，根據一九三五年四月通過的法國憲法而生產的沒有資格的法律機關。這個「政府」，阻撓對希特勒佔領軍的鬥爭，由於它的冒險政策，它把波蘭引向新的毀滅。

在波蘭解放的時機，在盟邦紅軍以及跟紅軍在一起的波軍正把佔領軍從我國逐出去的時候，正當這時機，合法的中央權力機關必須成立起來，以便領導人民爭取完全的解放。因此，波蘭國民會議，波蘭

人民的臨時議會，已特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合法的臨時執行權力的機關，以便領導人民解放鬥爭，爭取波蘭國家的獨立和復興。

波蘭國民會議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都是奉行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的憲法，依合法方式通過的惟一真正合法的憲法。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憲法的主要條文，在布魯塞爾，直接，平等，不記名和比例代表制投票產生的立憲國會召集以前，將繼續發生效力。立憲國會將表示人民的意志，將通過新憲法。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首先為自己規定的目的，就是要組織波蘭人民更積極參加鬥爭，以打敗希特勒德國。為了我們的痛苦和艱難，為了被焚為焦土的鄉村，為了淪為廢墟的城市，為了被夷平的教堂和學校，為了兇捕，集中營和槍殺，為了吳斯准埃基姆·邁丹納克，特羅姆布齊卡，為了在猶太人屠殺地被滅絕的猶太人，向德國報仇雪恨的時間已經到了！

同胞們！盟邦紅軍以無與倫比的英雄氣概和自我犧牲精神奮戰，已使希特勒德國受了一蹶不振的打擊。紅軍以已解放軍的姿態，進入波蘭。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號召全體人民和隸屬本委員會的所有一切權力機關，跟紅軍實行最密切的合作，給予她以最有效的援助。波蘭人越積極地參加戰爭，人民的苦難越少，而戰爭也就會更快地結束了。

波蘭人！武裝起來！痛擊無論你們在那兒遭遇到的德寇。攻擊運輸機關，以切實供給波軍和蘇軍，幫助他們！在解放區中迅速地而鞏固地貫徹動員命令，趕快參加波軍隊伍，波軍就要為了九月的潰敗而對德復仇雪恨，並且跟聯合國家的軍隊一同，就要為德寇佈置另一個格倫泰德戰役。為了波蘭的偉大，為了使古波蘭的波摩爾什和奧波蘭斯卡西列亞阿重投祖國懷抱，為了東普魯士，為了通往海峽的廣大的出路，為了奧得河畔的波蘭邊疆哨所，一致奮起戰鬥呀！為了那決不會再有被德寇侵略危險的波蘭，為了必將確保永久的和平，並確保創造勞動和國家繁榮的可能性的波蘭，一致奮起戰鬥啊！

現行戰爭的歷史和經驗，證明了：我們只有根據波蘇捷協定，創立強固防禦堡壘，我們才能夠免掉德國帝國主義的猛犯。

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之間連續不斷衝突的時期，歷四百年之久，使雙方都受損害。如今，在這些關係中，已發生了歷史轉變。衝突已讓位於使雙方生存攸關的利益出發的友好和合作了。由波蘭和紅軍之間的戰鬥同志愛奠定了始基的這種友好和戰鬥同志關係，必須變為戰後堅定的同盟和鄰邦的合作。

波蘭國民會議和它已經成立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承認：波蘇邊疆必須由互相默契的方式解決。東歐必須成為我們和我們的鄰邦間善鄰友好的線，而決不能成為堡壘。這個問題必須依照這樣的條件解決，就是：波蘭的土地還給波蘭，烏克蘭的白俄羅斯和立陶宛的土地，給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和蘇維埃立陶宛。

跟我國的直接鄰邦，跟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堅定同盟，必將成為波蘭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在反對德國侵略者共同戰鬥中流的血所奉獻的戰鬥友情必將使我們跟大不列顛和北美合眾國的友誼更進一步鞏固起來，同盟關係更進一步加強起來。波蘭當力求跟再生的法蘭西保持傳統的友誼和同盟，並力求和全世界所有一切民主國家合作，波蘭外交政策，將是民主的政策，而依據集體安全的諸原則。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必將以有系統的方式調查德寇使波蘭人民所受的一切損害，並採取措施，以保證波蘭獲得相應的賠償。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波蘭國民會議，在已解放的波蘭領土上掌握政權。在從德寇羈絆下解放出來的波蘭國土上，除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以外，任何行政機關一分鐘也不能活動。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經由地方政府，各區，各城和各鄉國民會議，並經由它的全權代表，執行職權。在國民

會議不存在的地方，民主政團必須立刻把他們建立起來，而不問政治見解怎樣，把民衆所信任的波蘭愛國者都參加進去。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下令：在佔領軍底下存在的行政機關，應立刻解散。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下令：所謂藍色警察，應立刻解散，而解除武裝。

波蘭獨立法庭的任務 就是確迅速處理司法案件。不得讓一個德國罪人，不得讓一個波蘭人民的叛徒，逃過刑懲。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正開始波蘭國家的復興，莊嚴地宣佈重建所有一切民主自由，不問種族，宗教或民族，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政治團體和職業團體的自由，言論和信仰的自由。但是，民主自由，不得使民主的敵人享受利益，法西斯組織是違反民族的組織，應根據法律加以最嚴峻的壓迫。

同胞們，橫道顛倒的飢饉的國家，期待着全體人民作偉大的創造的努力。佔領軍所造成的一切災害，必須儘可能趕快加以補救。德寇向個別公民，農民，商人，工匠，中小企業，機關和教會所掠奪的財產，都將歸還法定的所有人。德寇的財產都將予以沒收。受佔領軍磨害的猶大人，都一定能享受新的正常的生存條件，并且享受法律上和實際上的平等。現今淪陷在德國國家的手裏和個別的德國資本家手裏的波蘭國民財產，就是大工業，銀行和運輸企業，以及森林，都將移歸臨時國家行政機關管理。等經濟關係確定後，這些財產當發還他的所有人。

同胞們！爲了迅速復興農村，而滿足波蘭農民對土地的久遠的渴望，民族解放委員會，將立刻在解放區中從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抱着這個目的，將設置土地基金，歸農業和土地改革處管理。除了農具，耕日和建築以外，德寇的土地以及超過五十公頃的地主的莊園，在併入德寇帝國領土上大抵超過一百公頃的那些地主的莊園，也都將劃入遺囑土地基金，德寇的土地和人民叛徒的土地，都將予以沒收。

。地主莊園將充土地基金，并不依照莊園的大小予以補償，不過原來的所有主將領得糧食。在對德寇作戰中曾對祖國有所貢獻的地主，將領得較多的糧食。移充土地基金的土地，除了指定闢為模範農場的土塊外，都將分散給農戶，中農家中人口多的，小佃農以及農業勞動者。只付最低代價而由土地基金中分配的土塊，就和過去屬於個人的土地一樣，將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土地基金將闢農場，或擴大小農場，以平均每一農戶領有可耕的中等土地五公頃作為基本標準量。在自己本區不能領到這種標準量的農戶，將有權由國家幫助，移植到有空地的區域去，主要是移植到被德國奪去的土地上去。

同胞們！民族解放委員會，為自己說定的直接的目的，就是立刻改善廣大民衆的生活條件。在佔領期間規定的繳納制度，使農民的辛苦勞動的果實完全被剝奪去了，這種制度將立即廢止。爲了滿足軍隊的需要和都市的民食供應，將依據波蘭的戰爭賦稅法令，在戰爭期間，在鄉村實施精密規定的徵實辦法，而比在德寇統治下所繳納的大大減少。工人和機關職員的薪金，德寇曾以強迫手段固定在戰前水準上，今後將依法提高到足以保證維持生存的水準以上，社會保險制度的再建和擴充，立刻開始進行，以保障病人，沒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失業的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社會保險制度，將以民主自治的原則為基礎，將宣佈符合現代要求的勞動保障法令，並將採取措施，以改善最貧困的民衆的居住條件。令人深惡痛絕的德寇的秩序，妨礙着經濟活動以及城市和農村間的貿易周轉，這種秩序當予以廢止。國家將獎勵合作社的大規模發展。私人創業，會促進經濟生活的脈搏，將獲准國家的資助，保證民衆的正常糧食供應，將成為國家主要關心的事情之一。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已將侵略者肅清了的領土上所迫切的任務之一，就是恢復學校，保證從初級學校起，一直到高等學校都免費受教育。國家將嚴格實施強迫普及教育，德寇所迫害的波蘭知識份子，首先是科學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都將被特別的關心所圍繞。學校和醫院的恢復，將立刻開始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將儘力使流亡在外的難胞能從早回到波蘭來，並將採取步驟，以組織他們的回國，波蘭共和國的邊境，只是不准希特勒的特務進來，只是不准一九四一年九月開出賣波蘭的那些傢伙進來。

同胞們！我們當前放着巨大的任務，我們要必將堅決地設法完成這些任務。我們要把反動派的特務掃蕩掉，因為他們企圖分裂民族團結，企圖引起波蘭人之間的內訌，而供希特勒主戰玩弄。波蘭的解放，波蘭國家的再建，戰爭的勝利結束，使波蘭在其它國家中間能佔一個相當的地位，破滅的鄉村的復興的開始——這些便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沒有民族的團結 就不可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已在艱苦的地下鬥爭中鑄造了這種團結。波蘭國民會議的成立，便是這種團結的表現。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立，是沿着這條路更向前跨上了一步。

同胞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向你們呼籲：運用一切力量，使祖國從速解放，使德寇從速敗北！

波蘭人！鬥爭！武裝起來！

為波蘭的自由解放而戰的團結的波軍萬歲！

以解放帶給波蘭的盟邦紅軍萬歲！

我們偉大的盟邦——蘇聯大不列顛和北美合眾國——萬歲！

民族團結萬歲！

波蘭國民會議——戰鬥人民的代表萬歲！

波蘭——自由的主權獨立的民主國萬歲！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各委員簽字

正誤表

頁	三八四十一
行	八五八
字	二十三
正	當果頃者並以自己
誤	常保噸(印刷不明)

八四三

九

十三十四

八〇九七三九五四三三三十一六全十一八四三

十一七八五七倒倒四一八五八

下十後十十下二下一十一 一二十三
 七八三 一 三
 八一九字八三七〇九〇七 〇三

游覽卡
 卡丁
 墓地

槍前聽幹而絡為高者並以自己
 月或之
 半到

丁基
 卡

之槍斃時職趕要洛的尙
 或去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499B

本書已經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登記有第二〇號 審原稿四執

10909

冊數： 1

售價：5.25

